

國民學校適用
國文補習課本

論說初步

國學刊行社

例 言

- 一 本編專爲高小學生作文模範而設，故定名曰論說初步。
- 一 本編命題多爲高等小學所常見者，偶有較深之題，文字亦以明白而有興趣者爲主。
- 一 本編文字力求淺顯，務使高小學生可以明白做做。
- 一 本編第一二冊，係揣摩學生程度而成，皆有規矩可尋，學者倘能玩索，自有進境。幸弗以其淺近而忽之。
- 一 本編每篇字數，約以一百六七十字至二百字爲限，因過長過短均非高小所宜。故酌定中數，以便學者。

編 者 識

論說初步目錄

卷一

慎交說	一
論學生宜有愛校心	一
求學宜堅忍說	一
說合羣之利	一
杞人憂天論	一
說地心吸力	一
作事不可畏難說	一
學貴時習說	一
爲學以治生爲本論	一
捕蛇說	一
治世莫若愛民論	一
勤勉爲求學要素說	一
國民當愛國說	一
人皆可以爲堯舜說	一



教育爲政治實業之先導說	一一
軍備足以保障和平論	一一
化除種族界限論	一一
爲善宜有抉擇說	一四
光武定天下首建學校論	一五
戰和之後勁論	一六
師克在和論	一六
說國民之義務	一七
君子先擇後交論	一八
蟹	一九
石敬瑭以幽薊十六州與契丹論	二〇
岳飛大捷於朱仙鎮論	二〇
親賢遠佞說	二一
論嬴秦興亡之原因	二三
重工說	二三
宋華元克合晉楚之成論	二四
卷二	二五

項籍論	三五
改良土貨說	二六
說地震	二七
論國民宜購公債票	二八
說自省	二九
田單攻狄論	三〇
論節用	三一
說國恥	三二
論家庭之苦樂	三三
論學術之重要	三四
唐莊宗論	三五
滿招損謙受益論	三六
說犬	三七
說冬防	三八
政黨宜捐除私見說	三九
以工代賑說	四〇

說仁	四一
論越王勾踐	四二
寶土地論	四三
伊尹放太甲於桐宮論	四四
說生	四五
說死	四六
說新中國	四七
愛菊說	四八
尊孔說	四九
時疫宜預防說	五〇
學生宜注意自動說	五一
說醫	五二
說海	五三
說森林	五四
卷三	五五
說國旗	五六
苛政猛於虎論	五七
李廣論	五八

論 托 辣 斯	五
論 婚 姻 自 由	五
司 馬 懿 畏 蜀 如 虎 論	五
量 入 爲 出 說	五
分 功 說	五
藉 田 論	五
一 貴 一 賤 交 情 乃 見 說	五
論 選 舉	五
論 運 動 選 舉 之 弊	五
女 子 無 才 便 是 德 解	五
論 運 動 會	六
說 因 果	六
論 衛 生	六
說 傀 儡	六
病 瘡 說	六
觀 奕	六
溫 故 知 新 可 以 爲 師 說	六

張 良 使 力 士 狙 擊 秦 皇 論	六
振 興 工 藝 以 富 國 論	六
說 家 庭 與 學 校 之 關 係	六
說 讀 書 與 飲 食	六
說 新 柳	六
論 六 國 滅 亡 之 原 因	七
風 狂 如 虎 說	七
說 自 重	七
謀 事 在 人 成 事 在 天 說	七
卷 四	七
愛 國 當 重 國 學 說	七
論 內 債	七
名 譽 重 於 資 產 說	七
論 拿 破 侖	七
說 恕	七
論 宗 教	七
論 迷 信	七



002577212

禍福自召說	九七
說空氣不潔之害	九〇
習 慣 說	八二
論 外 債	八二
自由必本於道德說	八二
論 方 孝 孺	八三
說 重 陽	八四
尙儉以救國說	八五
王安石變法論	八六
漂母飯信論	八六
保民而王說	八七
無財非貧無業爲貧說	八八
夏日可畏說	八九
論淝水之戰	九〇
商鞅徙木立信論	九〇
原 禮	九一
蘭相如完璧歸趙論	九二

說 性 善	九三
說 自 治	九四
趙武靈王胡服習騎射論	九四
論紅十字會	九五
臨難毋苟免說	九六
晏安酖毒說	九七

論說初步 卷一

慎 交 說

言明且清

人生自家族以外，其日相交接者，厥惟朋友。朋友者所以切磋學問，勸善規過也。無朋友則孤陋寡聞，如井底之蛙耳。雖然，寡交固無益，而廣爲結納，亦未爲得也。蓋朋友有損益之分，與賢於己者交，則漸與同化而爲善，所謂入芝蘭之室，久而不覺其香也；與不如己者交，則漸與同化而爲不善，所謂入鮑魚之肆，久而不聞其臭也。夫人之品學，既隨友而俱化，可不慎所擇歟。

出慎字如百川歸海

作法

首三句，言人必有朋友，次四句，言朋友之益，次四句，暗點慎交，次一句，言友有損益，引出下兩層，次四句，言益友，次四句，言損友，末三句，言交友之重要，明點慎字作結。

總批 明白如話，學生最宜學步。

論學生宜有愛校心

人之生也，智識未具，必當求學。學校者學問之產出地也。故爲學生，不可無愛校心。

運近而發
明

近世通病
且有並父
母而不敬
者矣

愛校之道多端，要不外敬重師長，敦品勵學，保護學校之名譽而已。今之學生，每有蔑視師長，荒嬉廢業，不受規則，以毀損學校名譽者，此由於無愛校之心故也。嗚呼，學校為學生之第二家庭，學校有師長，猶家庭之有父母也；學校重品學，猶家庭之需衣食也。學生在家庭時，或知敬父母，求衣食，而於學校，則不知尊師長，敦品學，以保護學校之名譽者，果何心耶？且求學之日，不知愛校，則他日豈復有愛國之心。故於學生之愛校與否，可以覘國運之隆替焉。

作法

首六句，從學生宜有愛校心直起，次四句，言愛校之道，次六句，言今之學生無愛校心，作宕筆，次六句，言學校猶家庭，次八句，言不知愛校之可怪，末五句，言不愛校者不能愛國，進一步結。

總批 以學校為第二家庭，思路新穎，用筆亦復明快。

求學宜堅忍說

記得突兀

以設喻引
證關正意

人可無學問乎？曰不可。求學問可無堅忍之志乎？曰不可。夫士君子讀書稽古，非一朝一夕之功，必窮年累月，乃克有成。如登高然，雖壁立千仞，苟徐步而上，不稍畏縮，終能造乎其極。如操舟然，雖逆風逆流，苟不避艱險，勇往直前，自必達其目的。昔蘇

明快無偏

秦以蓬戶甕牖之士，因恥生奮，懸梁刺股，以求學業，終佩大國相印，左右大勢，非有堅忍之志，能如此乎？世之一暴十寒者，聞蘇秦事，能無赧然？

作法

首四句，言求學不可無堅忍之志，總貫全篇，次四句，言求學非一朝一夕之功，便見得堅忍之志不可少，次十句，設兩喻，以明堅忍者必能有成，次八句，引蘇秦事作證，末三句反結。

總批

設爲問答，於堅忍二字，闡發無遺，尤妙在有佐證。

說合羣之利

文氣排宕

天下事分則難成，合則易舉。如百斤之物，一人之力所不能舉者，合衆人之力則舉矣。如艱大之事，一人之智所不能成者，合衆人之謀則成矣。此文明之世，羣學所以日昌也。士與士羣，則學識銳進；農與農羣，則樹藝益精；工與工羣，則製造日巧；商與商羣，則操縱便利。然此皆羣之小焉者耳。苟能合一國而爲羣，則國體愈固，勢力愈雄，彼外人安得而侮我？即我國亦何患不强哉？而合全世界之力，以經營一業者，其進步更無論矣。

逐層推勸
思如風發

作法

首兩句，總起全篇，次八句，設例以明羣學之所以日昌，次八句，分說各業合羣之益，次六句，言合羣則國勢日強，末三句，言羣愈大則業愈進，皆從正面證發。

總批 羣學日昌，端賴此種文字提倡。

杞人憂天論

從憂字說起

人生於世，萬事勞於外，百慮感其中，不能無憂。然當憂而不憂，則志氣消耗，固足以亡身喪家。而不當憂而憂，則傷心致病，亦愚之甚也。昔杞人憂天之崩墜，食不飽，夜不寢，與狂者無異，可謂不當憂而憂矣。夫地球之外，皆爲積氣所包，所以成一日之晝夜，與四時之變遷者，皆地球繞日而行之所致也。積氣爲天，何有崩墜之憂焉。雖然，列子固以天爲積氣者，其設爲寓言，原以譏憂不當憂之人。殊不知後世之視國家興亡，如胡人視越，曾不一措念者，比比皆是，其愚又豈杞人之所及哉！

窮原竟委
從題外翻
進一層便
不落凡庸

作法

首四句，指出憂字；次六句，言憂有當否，以愚字作柱意；次五句點題，並斷定其憂之不當；次七句釋天，正做題面；次四句，釋列子之用意；末五句，慨歎後世，歸到愚字作結。

總批 以愚字話題，深得題旨。

說地心吸力

悠然而起

以太陽吸力作陪使文不寂寞

試立於廣漠平原，曠觀四周，其平如砥者，地也。仰而觀之，其色青蒼，其形圓穹，被覆於地上者，天也。合天與地，是謂宇宙。宇宙亘歷萬世而不壞者，實惟吸力之功。地球周繞太陽，運行而不息者，太陽之吸力也。人及萬物，立旋轉之地球上，不傾不墜者，地心之吸力也。夫地心吸力者，乃一無質無形，無色無聲，無機械生活之物。其為用也，能令動者靜，靜者動，世界賴以成，宇宙賴以定，人物賴以生，誠不可思議者也。噫！造物設施，亦奇巧矣哉！

作法

首十一句，從天地說起，為地心吸力作根。次二句，點吸力，次三句，以太陽吸力作陪，次四句，點地心吸力，次十一句，詮釋題目，末三句，以感歎造物作餘意。

總批 言之成理。

天下立難事，只怕有心人。欲天得降火任於人也，必先苦其心，作事不可畏難說。

志勇莫如商賈，其休屠有宜至其身。行神亂其情長，所以吾嘗謂天下之事無難易，在人之為與不為耳。為之則難者亦易，不為則易者亦難。乃今

從對面力 換題目

教

之人，對於事之易者則趨之，難者則避之。其避之者，即其畏之也。有畏之一念，即常有難之一字，橫梗於胸中，一若所作之事，無一輕而易舉者，此事之所以難成也。西

以艱難爲
助我識見
不汎

哲培尼士之言曰：「橫逆拂戾者，譬諸嚴厲之教科，雖一時甚覺其苦，然才智即出於是。」又曰：「人處患難之境，如香草之受壓榨，愈壓榨而芬芳愈烈。」故艱難者，非困我也，實助我也。吾願少年作事，毋畏難而中止，務奮勇而直前，則庶乎可矣。

作法

首四句，以爲與不爲擔任題旨；次十一句，言今人之作事，以畏難而不成。次九句，引西哲之言作證；次三句，言艱難正以助我，不可畏之意，便在言外；末四句，以希望語作結。

總批

詮難字，不落恆蹊。

學貴時習說

閒閒說入
有學重若
輕之樂
時習二
字不遺餘
力
反掉作收

人之所最貴者學問。而學問之境渺遠，竭畢生之力以求之，猶有恐其不足。所謂吾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也。然則學不可以不習，習不可以不時也明矣。蓋學而不習，則表裏扞格，無以致學之道；習而不時，則功夫間斷，無以成習之功。故學必主之以習，習必加之以時。學無窮境，習亦無已時，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而學不造高深之域者，未之有也。若淺嘗輒止，吾知其終無成矣。

作法

首六句，言學問無窮。次二句，分點時習。次三句，言學而不習之病。次三句，言習而不時之病。次八句，言學而時習之功。末兩句，言不時習者必無成就，反收作結。

總批 層次井然，證時習二字，尤見功力。

爲學以治生爲本論

反跌出題
聲勢俱足

見得學貴
有用非市
儉之競競
於利者可
比

君子憂道不憂貧。學以求道，非爲貧也。顧可以治生爲本哉？然迂拘之士，侈談仁義，高論道德，至生計問題，則束手無策，仰不足事父母，俯不足畜妻子，爲世所詬病者多矣。不知爲學之道，當關迂拘之見，務有用之學，使幼而學者，可以壯而行，不求治生，而治生之計在其中，非徒託空言之謂也。若諱言治生，至貧不能自存，遂因此墮其品節，則又市儉之不如矣，豈爲學之本旨哉？

作法

首四句，從反面說起，亦高一層法。次八句，言不能治生之害。次八句，言爲學之道，爲題之正面。末五句，言諱言治生之病，深一層作結。

總批 本君子爲己，小人爲人之義，詮發透闢。

捕蛇說

動物之中，有毒蟲焉，其名曰蛇。蛇之毒者莫如蝮，人皆惡之，必殺之而後快。然間有

題之正面
已足

題蘊畢宜

有益者，人或市之以供用。故乞丐捕之以貿利，雖死而無悔。嗟乎！人之捕蛇，因其性喜噬人也。今一鄉之劣紳，誘脅愚民，把持官長，攫取資財，飽其囊橐，橫行武斷，不惜公論，貧民以自富，殘民以自逞，此亦一鄉之毒蛇也，安得丐者以捕之哉？夫人也而甘自儕於毒蛇者，利慾蔽之耳。利之所在，至置人格生命於不顧。『貧夫徇財。』古人豈欺我哉？然亦大可悲矣！

作法

首三句，說蛇。次三句，言人之惡蛇。次四句，言乞丐捕蛇，皆爲題面文字。次三句，言捕蛇之故，引出後文。次十一句，以劣紳喻蛇，爲借題發揮，亦即一篇之本旨。次二句，言人爲利慾所蔽，末五句，言貧夫徇財，慨歎作結。

總批 借題發揮，自有妙理。

治世莫若愛民論

愛民眞諦

古聖人之治天下也，莫不以愛民爲急務，保之如赤子，視之如有傷，教養兼施，恩威並濟，其所好者好之，其所惡者惡之。故天下之民，皆懷德畏威，安居樂業焉。昔者堯有九年之水，湯有七年之旱，而民無叛亂之患。雖古時耕三餘一，耕九餘三，能早爲籌備

以出題結
全篇是從
過秦論得
來者

民不蒙其害，亦未始非堯湯愛民之深，有以使之然也。由是觀之，能愛民者，雖有禍亂之機，而無禍亂之事，洵乎可以治世矣。王昭素對宋太祖曰：「治世莫若愛民。」誠深得治本之言乎！

作法

首兩句，點愛民，次六句，言愛民之道，次三句，言愛民之效，次九句，引堯湯事作證，次五句，進一層言愛民之效，末三句，點題作結。

總批 側重愛民，持論有識。

勤勉爲求學要素說

言勤勉之
效發人深
省

吾儕年幼之時，入校求學，卽爲他日立身之基礎。蓋欲立其身，必先有學問。學問何由而得，非勤勉不可。世未有一無所長，能自立於社會者；亦未有心志不專，而業能精進者。而於求學爲尤甚。且人性卽有智愚之殊，學問卽有難易之別，苟能勤勉，則其歸一也。如登峰然，不造其巔不已，則必有達其目的之一日。若智者自恃其智，而生懈怠之心，愚者不自奮發，而甘於愚拙，則愚者固不能有成，智者亦終於廢棄也。然則勤勉二

詮勤勉二
字機茂可
喜

字，豈非求學之要素哉！

作法

首三句，言求學，次四句，言學間由勤勉而得，次五句，言求學不可不勤勉，次四句，言勤勉者無智愚難易之分，次三句，設喻，次六句，言不勤勉者之不能有成，末二句點題。

總批

勤勉二字，本為學之根柢，文能闡發無遺。

國民當愛國說

生於斯土，為斯國之民。斯國之榮辱，即斯民之榮辱。故民雖有士農工商之別，其當愛國則一也。人非孑然能獨立者，必受庇於眾人。國者衆人所集而成者也，而我亦衆人之一也，亦國之一分子也，奚論職業之何如哉？我國之民，昧於世界大勢，於國與人民之關係，素未計及。故士農工商，舍執業外，於國事未嘗過問也。國家之休戚榮辱，一以委諸官吏，曰：『此官吏之責，於小民何有哉。』嗚呼！此真可謂不知本者矣。

作法

首六句，言國民皆當愛國，次六句，言當愛國之故，次四句，言我國民不愛國之原因，次七句，言我國民不知愛國，末兩句，慨歎我國民之不知本。

總批

痛言時弊，可以風世。

將國與民之關係說透則當愛國不煩言而自解

人皆可以爲堯舜說

所謂有爲者亦若是也

堯舜者，古之聖人也。後世之人，莫敢輕視，亦莫敢自擬，以爲彼聖而我庸也。於是堯舜自堯舜，庸人自庸人，堯舜之後，幾不復有聖人矣。而抑知不然。昔成颺謂齊景公曰：「彼丈夫也，我丈夫也，吾何畏彼哉？」顏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人果願爲聖人，而不願爲庸人，則以庸人始，未必以庸人終。又何患不能成聖人哉？然則世之爲庸人而不爲聖人者，非不能爲，亦不肯爲耳。嗚呼！同具官骸，同具手足，吾何爲獨讓堯舜耶。

首六句，言人不敢擬堯舜，反起，次四句，言堯舜之後，幾不復有聖人，次一句，陡轉，次八句，引成颺顏淵之言爲證，次五句，言人不患不爲聖人，次三句，言聖人非不能爲，末四句，言人不必讓堯舜。

作法

舜。

總批 爲學無止境，此篇可以救學者自畫之弊。

教育爲政治實業之先導說

整飭可法

欲實之遂者，必茂其根；希光之暉者，必沃其膏，所以裕其基也。今歐美各國，政治美

可爲近世
舍本逐末
者下一針
砭

備，實業發達，其得臻於此者，實賴教育以樹之基也。夫教育者，所以開智識，養道德也。智識開而實業振，道德備則政治良。世有徒求政治實業之進步，而不注重教育者，何其愚且陋耶？且有治法，無治人，則善政不能舉也；有良材，無良工，則實業未盡興也。欲造就治人，籌備良工，舍教育奚由哉？吾國能普及教育，則政治美備，實業發達，亦不難矣。寧必在歐美諸國下乎？

作法

首五句，引喻說起，次五句，言歐美各國以教育爲本，次三句，言教育本旨，次五句，言教育之應加注重，次九句，申說教育之必要，末五句，預言教育之效果，并迴應歐美各國作結。

總批 歸本教育，探原立論。

軍備足以保障和平論

軍備足以擾亂和平，而亦足以保障和平。何則？有兵而輕用其鋒，則兵端開而全局皆動，此軍備之所以擾亂和平也。有兵而不輕用其鋒，則兵威赫然於域外，強敵震懾，不敢妄啓覺端，此軍備之所以保障和平也。雖然，處鐵血主義盛行之世，日言和平，而日事擴張軍備，藉保障和平之說，陰行其擾亂和平之計。一旦禍機爆發，世界鼎沸，醞釀

急轉直下
曲而能達

愈久，受禍愈烈，寧非所謂佳兵不祥耶？必也文明日進，公理伸而武力屈，然後真正之和平可見。而欲藉以伸公理，屈武力者，仍非軍備不爲功。然則軍備誠足以保障和平也。

作法

首兩句，以擾亂陪保障並起。次九句，承上兩層分說。次十一句，言軍備之善，再承擾亂說。末七句言軍備之必不可少，再承題目保障作結。

總批 明於世界大勢，故言多中肯。

化除種族界限論

此種族界限之所由起也

以下詳言化除種族界限之必要發人猛省

我國合五大民族而成。始以他族之私厚其種人也，遂以爲時會所趨，我亦宜然。雖有明達之士，竭力調解，捐棄夙嫌，而猜忌或存，誤會日衆，使我五大民族之民國，處於風雨飄搖之境，良可懼也。不知蒙古爲北方之屏藩，滿洲爲東方之門戶，西藏新疆青海爲西方之保障。蒙古失則北方諸省危，西藏失則川滇危，新疆青海失則陝甘危。今滿蒙既已多故，西藏復紛擾不已。苟不能推誠相與，團結其心志，則屏藩盡撤，堂奧洞啓，而國亡矣。國亡則五族豈有能獨存者哉？故爲今日計，誠莫若去疇昔之隔閡，弗分界限，

訂作善類
練鳴

以共謀民國前途之幸福也。

作法

首四句，言種族界限之所由生。次八句，言界限不能化除之可懼。次六句，言五族地勢之關係。次八句，言國亡則五族不能獨存。末四句，以正論作結。

批總

祛除種族界限，爲中國急需講求之事，文能喚醒痴頑，自屬可貴。

爲善宜有抉擇說

雖屬對面
文字而爲
善亦不得
辭其實也

吾見世之爲善者，恆以施與爲主，歲寒施衣粥，途遇乞丐，施以錢財。行之既久，社會中游惰之民，日以增多，一若爲善之過者。噫！此豈爲善之過哉？爲善不得其道之過也。夫慷慨施與，不稍吝嗇，度量不可謂不宏。然好逸惡勞，人之常情，施者既無所抉擇，受者即不勞而獲。於是待施者多，視終身仰給於人，爲當然之事，不復有自立之念。而老幼廢疾之人，或反因是而無所得，豈非不能抉擇之過耶？故爲善者苟能多設學校或工廠，培植貧民之智識，教練貧民之技能，務使其能自給而後已。斯則尤仁人之居心也。

爲無告之
人呼籲慈
善家聞之
奮然自
失

言簡意賅
叙事能手

詳陳學校
之功即以
明光武之
卓識

作法
首九句，言爲善無抉擇者。次三句，言爲善不得其道之過。次十四句，言爲善無抉擇之害，爲善之正
文。末五句，言爲善之道，餘意亦正意。

總批
層層翻剔，清淺合度。

光武定天下首建學校論

光武中興，天下初定，卽投戈講藝，息馬論道。卽位五年，營建太學，稽式古典，修明禮樂。故終漢之世，士大夫節義之風，彪炳史策，雖神奸巨蠹，窺伺九鼎，終不敢犯清議而妄動者，未始非太學諸生之力也。且學校爲培植人才之地，子弟入學者，鼓之以禮義廉恥，申之以孝弟忠信，增長其智識，養護其才能，上之可爲國家柱石之用。卽不然，受陶淑之功，平梟桀之氣，亦可無赤眉銅馬之禍。光武爲三代下之英主，故能深慮及此，而建二百餘年之基業也。

作法
首八句，叙事立案。次七句，以東漢氣節之盛，歸功太學。次七句，言學校之功。次四句，承上文退
一層說。末三句，言光武爲英主，故能及此。

總批
歸功太學諸生，獨具隻眼。

戰爲和之後勁論

監題之腦

洞明當時局勢之談

千載而下
恆由此軌
可爲痛哭

戰爲和之始，和爲戰之終。能戰然後能和，不能戰而言和者，和不足恃而亡可待也。昔宋之亡也，亡於僅知議和而兵力不足。故與遼和而遼乘其虛，敗約以攻之，宋亦無如之何。此可知兵弱者不足言和，和固非戰不可恃也。向使宋處強盛之勢，本厭戰之心以言和，遼雖敗約，有兵力以備之，宋固不能滅遼，遼亦不得逞其志矣。況強國之人，不受弱國之約束，即違犯條律，能據約繩之乎？與之言戰而不能，要其守約而不從，不至於亡不已。故弱國與敵言和，而不能以戰爲後勁者，未有不亡其國也。

作法

首五句，言和戰之關係。次七句，引宋之議和作證。次六句，言宋能戰，則遼不得逞其志。次七句，言不能戰而言和之害。末三句，言弱國不能戰之和，足以亡國。

總批 交互說來，題字都有着落。

師克在和論

兵不在多，能和則勝，至哉和平！且和之關於國也爲至切。國之存也以和，亡也以不和

從對面力
證和字

數語陰符

不和則人心離渙，離渙則敗，敗則亡，雖得天時地利無益也。故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誠哉是言也。昔商紂率億萬之衆，卒敗於武王之虎賁三千者，亦因離心之衆，不敵和協之師耳。是以覘兵之強弱，望其勢不如察其心。論兵之成敗，求其衆不如求其和。爲將者，事前能詢謀僉同，臨事能後志丕應，弗矜功績，弗爭意氣，上下同心，士卒一志，未有不克成大功者也。

作法

首三句，提出和字。次七句，言和之重要。次四句，引孟子語作證。次四句，引武王商紂，作克字引證。次四句，言論兵之法。末八句，言爲將之道作結。

總批 說得和字極有關係，克字自見。

說國民之義務

吾人既生於是土，居於是邦，卽爲是國之國民，卽有應盡之義務：納稅，當兵，守法，是也。然吾國之民，每不能謹守其義務焉。以納稅言之，則往往抗不交納，以致司農仰屋，應付無從；以當兵言之，則視同賤役，充其數者，率多市井無賴，魚肉同胞則有餘，捍禦外侮則不足；以守法言之，則臟穢狼藉，盜賊橫行，虎而冠者，等禁令於弁髦，

一句總提
以下分說

承上三層
作總結聲
淚俱下

鉅而走險者，視法網如兒戲。嗚呼！國民如此，國可知矣。吾又安得振起全國之聾聵，而使之謹守國民之義務，以救危亡之禍哉！

作法

首八句，言國民應盡之義務。次二句，總言吾國之民不盡義務。次四句，言不能盡納稅之義務。次六句，言不能盡當兵之義務。次七句，言不能盡守法之義務。次三句，以懺歎結上文。末三句，以希望語結全篇。

總批 着墨雖不多，而義務二字，說得極盡無餘。

君子先擇後交論

光擇二字
躍躍欲活

水從器而方圓，人從友而善惡，此恆言也。今欲於稠人廣座中論交友，孰賢孰愚，是不可無所取舍焉。夫可交而不與之交，則失之陋，不可交而與之交，則失之濫，濫之與陋，皆非交友之道。孔子曰：『可者與之，其不可者拒之。』又曰：『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誠交友之良法也。方今交道日衰，富貴中有朋友，貧賤中無朋友，酒食中有朋友，切磋中無朋友，游嬉中有朋友，而生死患難中無朋友。故君子之交，必慎擇於始，不若小人之先交後擇也。

大聲疾呼
言交之不
可不擇也

作法 首三句，引恒言朋友之重要。次三句，言交友不可不擇。次六句，言隨與濫非交友之道。次七句，引孔子之言，定交友之法。次七句，慨方今交道之衰。末三句，言君子之交友，點題作結。

總批 警策之中尤饒感喟。

說 蟹

蟹，水中之物，可以供食。有八跪二螯，能橫行，不能直趨。身有殼，甚堅，其名曰匡，色青黑，煮之則變而爲紅。雄者臍尖，匡中貯膏。雌者臍團，匡中有黃。當稻熟之時，脚稻行隴畝間，鬚鬚不絕。性喜火，漁人設燃燈斲側，則羣趨而至，俯拾卽是，捕之

淋漓盡致

甚易。嗟乎！蟹當壯盛之時，霜戈鐵介，橫厲無前，未嘗無不可一世之概也。及花香酒熟，黃溢膏流，供饗客之敲剝，佐逸士之吟哦，雖欲放浪於江湖，徘徊於田野，豈可得耶？名之曰橫行，諛之曰無腸，誰曰不宜。

作法 首三句，言蟹之用。次十二句，狀蟹之形體。次八句，言捕蟹之法。次五句，言蟹之盛。次七句，哀蟹之死。末三句，爲蟹定名，以餘波作結。

總批 正喻兼到。

石敬瑭以幽薊十六州與契丹論

文勢如長
江大河

石敬瑭叛後唐，求救於契丹，割幽薊十六州以爲酬。嗚呼！開戎狄亂華之階，肇中國衰弱之點，撤北方之藩籬，啓外人之野心，養癰遺患，滋蔓難圖，卒至迫於供給，疲於奔命，身以憂死，子爲俘虜，國隨以亡，何其愚且謬也？夫契丹，虎狼之國也。賂之以地，是飼之以魚肉，餵之以雞犬也。魚肉雞犬不盡，虎狼之貪吻不止。中國之地不盡，契丹之慾壑不滿。敬瑭偷旦夕之苟安，快一時之私憤，不惜割地以爲酬，且賂之以金帛，事之以父禮，宜其以契丹興，卒以契丹亡也。

六國賂秦
亦猶是耳

作法

首三句，敘事立案。次十三句，言敬瑭之愚謬失策。次九句，以虎狼喻契丹，明割地之害。末七句，言敬瑭以契丹興，宜其以契丹亡。

總批

以石敬瑭爲中國罪人，論斷有識。

岳飛大捷於朱仙鎮論

夷狄侵據中原，徐圖之，則不能除其患，急圖之，則力弱而不能勝，此誠國之大患乎？

南宋病根
在此

高宗之罪
實不下秦
檜

曰：是非不可爲也。若朝廷存苟安之念，權臣有通欵之心，大將立功於外，時有掣肘之憂者，斯誠不可爲耳。岳飛之大捷於朱仙鎮也，距汴京不過四五十里，河北豪傑，亦延頸以俟岳軍之至，使得乘勝進攻，不特汴京可復，河北之下，指顧間事耳。乃高宗存小朝廷之念，秦檜且潛結金人，金牌十二，促返岳軍，遂使英雄不得竟其功，實志以沒，宋室偏安，以迄於亡，是可痛也。

作法

首六句，泛言夷狄之患，淺一層立論。次七句，言不可爲之太息，爲文之中學。次八句，言岳飛大功之可成。末九句，痛岳飛之功不成，並迴顧注意。

總批 歸罪高宗，持論確有見地。

親賢遠佞說

賢臣，國家之棟樑也。佞臣，國家之蠹賊也。人君幸而得賢臣，則必親之敬之，不幸而遇佞臣，則必遠之斥之。此古今之同情也。然而親小人，遠賢臣，桓靈之主，史不絕書者，何耶？豈非以賢臣秉性忠誠，致身爲國，其言如藥石，不投庸主之所好；而佞臣則惟利是視，凡可以固寵弄權者，莫不曲折以赴其事機，國之利害非所計及，自非聖主明

一氣貫注
筆力橫絕

辟，未有不甘之如飴者。此君子之道，所以常消，而小人之道，所以常長也。主國是者，欲謀國之治安，其亦慎於賢佞之別哉！

作法

首九句，言親賢遠佞，爲古今之同情。次五句，言親佞遠賢者之多。次四句，言遠賢之故。次六句，言親佞之故。次四句，言君子道消，小人道長，結上兩層。末三句，言用人者，必當慎於賢佞之別也。

總批 按部就班，文筆明達。

論嬴秦興亡之原因

探原立論

嬴秦之亡
實由於此

秦孝公用商鞅，鞅變秦法，秦國富強。論者謂秦併六國，實由於是，而不知秦失天下，亦由於是。商鞅所變諸法，刑爲最酷，他政又極繁苛，觀其刑太子師傅，即可知大概矣。夫刑重政苛，則易致民怨，民怨則國亡，此所以混一而後，不及三世，而陳勝劉項諸雄，相繼崛起，亡秦之社稷也。嗚呼！強秦國者，商鞅也，亡秦國者，亦商鞅也。向使商鞅不變法，則秦民不怨而思亂，併六國雖不可，必亦不致二世而遽亡。然則嬴秦之興亡，謂爲悉基於孝公之用商鞅可也。

用筆如常
山之蛇

作法
首三句，敘事。次四句，言秦之興亡，皆由於商鞅。次五句，言商鞅之刑重政苛。次八句，言秦亡由於民怨。次五句，承第二層，言商鞅之功罪。次四句，言無商鞅，則秦不興，亦不致遽亡。末二句，斷定全篇作結。

總批 以秦之興亡，係於商鞅一人，見解獨高。

重 工 說

委殆以達
此實我國
賤工之由

不詳詳於
重工而工
之當重自
見

今我國擁數千萬里之疆域，數萬萬之人民，宜其雄視全球矣。然而倉廩患不富，府庫患不充，疆域患不固，國亦以是患不強者，豈治之未得其道歟？蓋不能以工爲要務也。夫工者，富國之導源，強國之基礎。我國賤視之，恆鄙夷而不屑爲，工亦甘於卑陋，率其舊法，不能變通，以致洋貨充斥，土貨滯銷，朝野上下，日日言貧，而不知致貧之由，誠可痛也。苟能知工業之重，在上者盡力提倡，在下者悉心研究，改良而振興之，使製造之貨物，精巧美麗，能與外人角逐市場，則國亦何患不富且強哉？

作法
首三句，言我國之可以富強。次五句，言我國貧弱，由於治理不得其道。次一句，以不能重工點題。次三句，言工之重要。次十一句，言不能重工而致貧之可痛。末八句，言重工則國不患不富。

總批 國之富強，歸功工業，自是正論。

宋華元克合晉楚之成論

以霸王壓
倒華元

推論晉楚
形勢與徒
事空談書
迥異

華元有知
其何辭之
有

古之所謂蠻夷者，僻處一隅，狡獪不測，非霸王之威德，鮮有能服之者也。華元何人，無德無威，而竟欲以空言合晉楚之成，弭天下之兵哉？推華元之意，豈不謂民力交疲之際，合晉楚之成，即所以解蒼生之厄耶？然而晉雖主霸，已無文襄之兵威。楚則自郟之勝，乘其銳氣，足以抗晉，何疲之有。故口血未乾，狼心又起，一變而為暴隧之侵，再變而為武城之叛，三變而為鄆陵之師。生民未得休息，而兵戈復起，受厄愈深矣。然則華元合晉楚之成，謂之不度德不量力也可。

作法

首五句，言蠻夷非威德不能服。次四句，言華元欲合晉楚之難能。次四句，推華元之用意。次六句，言華元用意之不當。次八句，歷數楚之背盟，宕華元之無功。末兩句，斷定華元。

總批 熟於春秋大勢，故能言之鑿鑿。

論說初步卷二

弭兵說

兵之不得
弭在此

與窮兵黷
武者固自
有間

圓活明快
兼而有之

蜂蟻蟋蟀，莫不能鬪。蟲類且然。謂以天下之大，人民之衆，而可以弭兵乎？且兵勢愈強，則敵人懾其威，或可以無戰，戰亦可以速罷。若撤防弛禁，授人以間，是弭兵適以召兵也。抑兵之爲用，所以威不軌而昭文德。聖人以興，亂人以廢，興廢存亡之機，皆繫乎兵，其能去之乎？在昔周武克殷，四海清平，於是歸馬華山之陽，放牛桃林之野。然身甫歿而管蔡亂，東征三年，槍破斧缺，非其明徵歟？彼泰西各國，雖有弭兵之會，而經營武器，日新月異，大戰爭之作，五年而始息。然則弭兵之說，果可恃乎？亦曰。毋佳兵弗戢而已矣。

作法

首六句，言蟲類尚鬪，進一層言不可弭兵。次七句，言弭兵適以召兵。次七句，言兵之不可去。次八句，引周初事作證。次六句，引泰西事作證，言弭兵會之虛設。末四句，直言弭兵之說不可恃，作結。

總批 兵不能廢，惟不可窮兵黷武，文筆見解獨超。

項籍論

項羽不能
用范增之
言爲致
敗之由

反證愈覺
切當

世人常以項籍爲英武主，余謂不然。夫得天下之道無他，用人而已。用人之道無他，納言而已。范增，王佐才也。項籍不能用其言，縱漢高於鴻門，以致垓下之敗；弑義帝於江中，令高祖得爲發喪，以收民心；坐使百戰百勝之威，喪於一旦，藉之英武，果足稱乎？齊桓公用管仲，一匡天下，九合諸侯。劉先主之用孔明，以敗亡之餘，成鼎足之勢。是二人者，皆以能用賢才，而成大功立偉業者也。故用賢才則成，反之則敗，自然之勢也。籍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敗亦其宜，亡亦其宜，何英武之足稱乎？

作法 首二句，直言項籍不得爲英武作起。次四句，言得天下在能用人納言，反襯項籍。次十二句，言項籍不能用范增，故終歸於敗，並反詰籍之英武。次九句，引齊桓昭然之善於用人作證。次三句，言成敗之勢。末四句，言項籍之宜敗亡，論定其非英武主，呼應起筆作結。

總批 卽蘇公之意而申論之，文字清朗可喜。

改良土貨說

我國地大物博，所需原料，無不兼備。特墨守舊法，不知自行製造。凡所產原料，盡輸

搬華靈妙，

之外國，外國復加以製造，輸入我國，逐倍獲之利，致利源盡溢於外，甚可惜也。夫泰西各國，開化遲於我，而製造之物，乃勝於我，則以各國講求工藝，而吾國不知改良土貨故耳。苟能將所產之物，逐件改良，則江浙之土布，景德鎮之磁器，西北諸省之羊毛，或寬其尺幅，或更求精巧，或加以製作，則所獲已多，而況乎土貨之不止此也。故欲挽利權，濬利源，有以救亡，必自改良土貨始。

作法

首三句，言我國物產之富。次九句，言不知自行製造，以致利權外溢。次六句，言泰西製造之物，勝於我國之故。次十句，略舉可以改良之土貨作案。末四句，言改良土貨之不可緩。

總批 羅羅清疏，不事深刻，初學熟此，佳境最是。

說 地 震

地殼受地心之熱，激而震動。於是房屋坍塌者有之，地面下陷者有之，陵谷變遷者亦有之。其餘波所及，猶足使人頭暈目眩，坐臥不寧，亦天災之劇烈者也。愚蒙之徒，不知其故，惑於迷信之說，以為地震則天下必亂，奔走相告，駭汗相屬，一若大禍之將至者。不幸而偏災見告，邊警偶傳，則益神其說，謂為是地震之徵驗也。嗚呼！明哲之

迷信者藉口之因

因地震以致亂進一層說

士，固不爲邪說所惑，而人心惶惶，奸民或引爲煽亂之階，則大亂真因地震而起矣。願在上者闢除此說，以安民心息亂源也。

作法

首兩句，言地震之故。次七句，言地震之情形，及爲害之烈。次十一句，言愚民之迷信。次六句，言邪說足以致亂。末二句，言當闢除邪說，以遏亂源。

總批 詳論地震之因果，見識既超，筆亦曲折。

論國民宜購公債票

守財虜運病

推出愛國心便見公債票不可不購

以購公債屬望吾民是文之正意

嗚呼！吾國之貧弱甚矣。偶遇急需，則募集公債，以應其窮，亦其宜也。然今之富豪，寧窖而藏之，不肯應募，此豈復有人心哉？嘗考英法等邦，每人擔任公債，多者至二百元。吾國人民之負擔，僅當其百之一，而慷慨解囊者，竟乏其人。雖曰生計困難，抑何愛國心相去之懸殊也？夫際此國步艱難，天災人禍，相逼而至之日，雖有巧婦，豈能爲無米之炊？不得已而借外債，則國益貧，勢益弱。讀埃及亡國史，不知涕淚之何從也。凡我國民，當知義務之所在，盡滄海細流之意，勿謂杯水無補於車薪，則吾國其猶有望乎？

短兵相接
氣機流暢

入題便捷

自省之作
用

作法 首兩句，言吾國之貧弱。次四句，言募集公債爲救危之策。次四句，言我國富豪之無愛國心。次九句，以英法人擔任公債之多，襯出吾國民之無愛國心。次五句，言公債之不可緩。次五句，言外債足以亡國。末五句，言國民當各盡義務。

總批 妥帖易施，異於格格不吐者。

說 自 省

吾人具特殊之資稟，而爲萬物之靈，莫不好善而惡惡，志在聖賢而唾棄不肖也。而何以善人聖賢不數觀，惡人不肖，且日衆焉。豈好之而不爲，惡之而甘心哉？正苦於不自知耳。夫天資者，非習染而不污，必加之以修治，然後不至暴棄。修治之功，實惟自省。曾子曰三省其身，范文正省行無愧，方得熟睡，此皆能自省而成爲聖賢者也。蓋能自省，則善惡明而甘心爲惡者，未之有也。然則自省實修治天資之本，亦克己而進於爲善之基也。

作法

首四句，言人皆好善而惡惡。次六句，言人苦不自知。次六句，言當以自省修治天資。次四句，引古事作證。次四句，言能自省，則不爲惡。末兩句，言自省之功。

總批 以自省爲進德之基，辭達理舉。

田單攻狄論

驕字爲
篇主眼

寓意深邃

嗚呼！兵之勝敗，雖曰，天時地利，豈非人事哉？觀田單之攻狄，可以知之矣。史稱田單以區區即墨，敗亡之餘卒，破燕而復齊；及以全盛之齊，攻區區之狄，反三月而不克。豈天時地利之不如前乎？誠以單在即墨時，有決死之心，及其攻狄，則犄勝而驕也。昔項羽之勇，芻於烏江；陳餘之盛，死於泚水；曹操百萬之衆，敗於赤壁者，皆驕之所致也。不然，單聞魯連之言，何以即能下狄也？故用兵而驕，未有不敗者。若委之天時地利，抑亦過矣。雖然，驕而致敗者，又豈獨用兵然哉！

作法

首五句，言兵之勝敗，由於人事，暗伏驕字。次二句，點題。次六句，敘事。次五句，言單勝與不勝之故，明點驕字。次七句，引用故事爲以驕致敗作證。次三句，即以單之下狄作證。次四句，言驕兵必敗，並迴應起處。末三句，以言外意作結。

總批 驕兵必敗，古今通例，是文可作兵家言讀。

論 節 用

氣勢磅礴

士農工商，苦心勞力，窮年累月，以博蠅頭微利，上以事父母，下以畜妻子，一旦不能

轉入反面
文始不平

節用之道

繼，則飢寒隨之，可謂難矣。得之既難，用之可不慎乎？然而富家子弟，一食十金，一衣百金，一室千萬金，曾不知創業者之艱難，馴致日用不敷，因而負債，因而破產，子孫或流爲盜賊餓殍，良可痛矣。然所謂節用者，節可省之費也，非吝也。故善節用者，雖日積月累，而無吝嗇之名。如咸靈登華盛頓輩，咸以節用爲立身之本，而身居高位，名震全球，世且播爲美談也。

作法

首十一句，言得財之難，用之不可不節。次十句，言富家子弟，不知節用之害。次六句，言節用非吝嗇。末五句，引歐美名人事作結。

總批 層次井然，格律嚴整。

說 國 恥

引用古語
足以警世

孟子曰：『人必自侮，而後人侮之。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孺子之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恥辱之來，固由自取也。以我國之地大物博，而恥辱相繼，有如轉環者，豈非不能發憤圖強，甘心淪胥之故歟？苟能上下相勵，以雪恥爲心，則張良以亡國遺孤，且爲韓報仇，勾踐身爲臣虜，養馬石室，且

折入本意
如土委地

能沼吳霸越，謂我泱泱大國，而終無振興之日乎哉？然則我國之國恥，非人之侮我伐我，實我之自取也。

作法

首十二句，引古語證明，恥由自取。次五句，歸到我國之甘心受辱。次九句，引張良勾踐事，證我國之可以圖強。末三句，言我國恥由自取，應起筆作結。

總批 援引經史，以暢己意，是善於用古者。

論家庭之苦樂

家庭中之
眞苦樂

世俗苦樂
之不當

詳陳苦樂
之境發人
之反省
深省

吾人之最樂者。莫如家庭，最苦者，亦莫如家庭。融融洩洩，樂之至也。而食前方丈，一呼百諾不與焉。勃谿詬誶，苦之至也。而啼飢號寒，蓬戶甕牖不與焉。然而世俗之人，每以仰事俯畜爲苦，不知尋樂事於天倫暢叙之中，又以驕奢淫佚爲樂，不知苦海無邊，早謀自拔。嗚呼！仰事俯畜，吾人之天職也。苟得父母俱存，兄弟無故，妻孥承志，即啜菽飲水，而樂事已多。若責善鬩牆，頻占脫輻，雖起居豪華，妻妾盈前，與愁城鬼國何異焉。然而能得家庭之眞趣者幾人哉！

作法 首四句，總揭苦樂。次四句，言樂事。次四句，言苦境。次六句，譏世俗之苦樂，非真苦樂。次八句，言真樂事，應樂三層。次五句，言真苦境，應第三層。末句，以慨歎語結全篇。

總批 文筆全恃轉折，意愈轉愈醒，筆愈轉愈健，是篇，頗得之。

論學術之重要

單提分承法

今之世，優勝劣敗，弱肉強食之世也。推其所以能強大而占優勢者，莫不曰鎗礮之精利，農工商之發達。予謂是皆舍本逐末之論也。本惡在？曰在學術。學術發達，則科學必精。科學精，則鎗礮機械，亦靡不精。鎗礮精，則可以制敵，機械精，則農工商業，無不進步矣。故每用力少而成功多，出品富而取價廉，取人財而人不知，謀人國而人不覺；決策朝廷之上，折衝樽俎之間，而自占優勝之勢，其致強也宜也。學術之爲效如此，有國者可不知所務乎？

作法 首三句，泛論世與大勢。次三句，言優勝之故。次三句，言學術爲優勝之本。次十句，言學術之關係。次八句，言學術之功效，末二句，以勸勉作結。

總批 詞氣充沛。

唐 莊 宗 論

開門見山

深一層入
題極有氣
勢
正意上文
已足故不
必再作深
論

古來亡國之禍，未有不由於溺愛者。夏之亡也，桀溺於妹喜。商之亡也，紂溺於妲己。周之亡也，幽王溺於褒姒。由是觀之，盛衰興亡之機，皆人所自取，於天何與哉？雖然，女禍足以亡國，古有明訓，且禍自外來。三代之亡，猶可說也。未聞有溺愛非女子，而身死國滅之慘。即出於溺愛者之所為也。吾讀唐莊宗紀，不覺廢書而歎焉！夫莊宗者，世所謂英主也。以三矢報仇讐，定天下，其意氣之盛，孰能過之？乃會幾何時，溺愛伶人，禍亂四起，身死伶人之手，其受禍較桀紂周幽為尤酷。嗚乎！溺愛者不明，其禍固至此乎？

作法

首二句。提出溺愛作柱意。次十句引三代之事，證明禍由自取。次九句，進一層，為莊宗作引。次二句，出莊宗。次十一句，敘事，並加按語，末三句，迴應起意作結語，且寓懲戒意。

總批

就溺愛二字，極其發揮，莊宗之得失自見。

滿招損謙受益論

交互說來
意義明顯

辭有盡而
意無窮

滿者人所期，謙者人所難，損者人所惡，益者人所喜。然而滿則必損，謙中有益，滿謙乃損益之因，損益即滿謙之果。書曰：『滿招損，謙受益。』誠深明因果倚伏之言也。桀以天日自喻，放於南巢；紂以有命在天，懸首太白；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卒開周業。此非滿謙損益之明證乎？然而比俗之人，以自滿而招殺身破家之禍者有之，甚至亡國滅宗者亦有之。以自謙而得大名，享純嘏者，蓋寥寥也。豈不知損益之因歟？抑亦知之而不能自克歟？

作法

首八句，辨明滿謙損益之關係。次四句，出題。次八句，以桀紂文王作證。次六句，言滿者多而謙者少。末兩句，騰挪作結。

總批 話題明切，運典自然。

說 犬

犬之德性
過度處頗
得古法

犬，獸類也。盡職而不畏死則忠，戀主而不苟去就則義，忠義人所難能，而犬乃兼之，犬亦足以自豪矣。而人乃賤視之曰犬耳。一若既爲獸類，即無足稱者。不知天地之貴人，以其能守道德，知仁義，超然異於羣生也。而今之自命爲聖賢豪傑者，遇小利害若

寫盡世態
可發一歎

毛髮比，輒趨避之如不及。非曰明哲保身，即曰知幾其神。以視犬之忠義爲何如？由是言之，人亦何所貴而賤視夫犬耶？

作法

首七句，言犬知忠義。次三句，言人之賤犬。次四句，言人貴於犬之故。次六句，言人不如犬。末二句虛結作收，籠罩全篇。

總批 借犬形人，淋漓盡致。

說 冬 防

設冬防之
故

四時不能無冬，冬亦猶是時序也。僅氣候稍寒耳。何足防？然而有冬防之設者，則以我國實業未發達，無業者在在皆是，盜賊徧於野，流氓乞丐徧於市，吾人之生命財產，時虞損失，而以冬令爲尤甚也。蓋吾國習慣，各業之結束在冬，銀錢出入，較往時爲多，此其因一。無衣無褐，何以卒歲，貧民既無可支持，不得不鋌而走險，此其因二。朔風怒號，冰雪交加，警報雖傳，畏寒簡出，此其因三。有此三因，民不自保。保民者其可忽乎？然則隆冬之際，欲使閭閻不驚，宵小不作，設防固有司之要務也。

有此三因
則冬防自
不可緩

政黨之正軌

私見不捐之害接引故事如數家珍

作法 首四句，反起，言多不必防。次八句，言設多防之故。次十五句，分三層，言多合盜多之故。次三句，申承上文，明多防之宜設，末四句，言多防之必不可緩。

總批 分三層說，冬防爲吾國之必要，極爲明晰。

政黨宜捐除私見說

國家之有政黨，所以研究國事得失，行政利弊，改良風俗，維持社會，排除障礙也。今我國之危，已如累卵。合力同心，以保邦禦侮，猶恐不及。更何堪黨派紛歧，意見雜出，各執是非，各私權利，以操同室之戈耶？且牛李相傾，遂亡唐室；東林構黨，乃覆有明。波蘭之亡，亡於親俄與普法之相爭。朝鮮之亡，亡於東學與新學之交鬩。中外古今覆轍具在。使我國政黨，猶不能捐除私見，以國利民福爲前提，則恐錦繡河山，將有陸沉之痛，炎黃遺胄，不免奴隸之悲矣。

作。首六句，言政黨之作用。次十句，言我國之危險，政黨不宜更存私見。次九句，引古今中外事，證明黨爭之害。末七句，言私見不除，將有亡國之痛。

總批 歷數黨爭之害，則私見之宜除，意自透澈，筆亦鬯茂可觀。

以工代賑說

反撲一筆
文勢不平

賑濟不可
緩

鉅款不可
虛糜
逼出題面
文意已足

禮曰：『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誠如是，雖有凶年，何必待賑？今則天災人禍，相逼而來，十室九空，流離載道，鄭俠流民之圖，猶不足盡其慘狀。政府爲安集計，不得不籌賑濟。卽囊橐充裕者，亦安忍聽哀鴻之嗷嗷，而不慷慨相助耶？雖然，司農仰屋，政府之破產可期。民生凋敝，富室之貲財有限，鉅金之籌集不易，用之亦必有方。當茲百端待舉，需入孔殷之際，與其糜此鉅金，令災民坐而得食，孰若以工代賑，令災民自食其力，爲國家成一建築物，不至虛糜鉅款之爲愈乎？

作法

首八句，引禮記語。反說不必待賑，作起。次六句，言今非昔比。次五句，言不得不籌賑。次七句，言財政艱難，鉅金不可虛糜。末八句，出以工代賑，並言其利益。

總批 逐層勘入，正意自明。

說 仁

訓詁詳明

仁者，人也，爲人之道也。故相人偶，謂之仁。言人之相偶不可無仁，仁亦必待相偶而

始見也。然則仁之爲用，始於二人，推其極則及於世界萬物，可謂大矣。且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仁民愛物，其道大同，博愛慈祥救世之說，固無所不兼也。人而能仁，爲人之道斯盡。亦惟能仁，始無愧於爲人。古人仁人通用，本斯旨乎？雖然，仁豈易言哉！令尹子文忠而未仁，陳文子清而未仁，子路之勇，子貢之達，冉求之藝，皆未得爲仁。賢者且若是，仁固未易言也。

作法

首七句，釋仁字。次四句，言仁之用。次六句，言仁之所包者廣。次六句，言仁人通用之旨。末十句，歷舉士品賢者之不得爲仁者，以明爲仁之難。

總批 以舊說詮新義，益見真切。

論越王勾踐

叙事簡潔

越王勾踐敗於會稽，行成於吳，男爲臣，女爲妾。比及歸國，臥薪嘗膽，苦身焦思，十年生聚，十年教訓，卒能沼吳而雪恥。嗚呼！勾踐可謂能忍者矣。天下之事，固未有闕茸苟且而有成者，亦未有負氣率性而不慎事者也。惟善屈者乃能善伸。故大有爲之士，當困厄之時，莫不降志辱身，以求達其志。勾踐非不知臣妾之可恥也。然小不忍，則亂

說盡成敗
之原

大謀。非卑躬屈節，無以取信於吳而歸其國。不能歸國，豈能竟沼吳之功哉？故勾踐之忍其辱，則所以能雪其恥也。烏可與閻茸苟且之徒，恬不知恥者比論耶？

作法

首十句，敘事。次二句，拈忍字作柱意。次三句，言欲成大事，不可負氣。次五句，言有爲者，必屈節以求達其志。次七句，言勾踐非忍，不能復國報仇。末四句，言勾踐能忍，故能雪恥，勿與無志者比論。

總批 拈一忍字，對勾踐心事，曲曲寫出，是文之體會入微者。

寶土地論

翻騰著勢

昔孟子謂諸侯之寶三，而土地居其首。夫諸侯之寶亦多矣。或寶善人，或寶重器。王孫國之論楚寶，可覆證也。寧必偏重土地耶？不知土地者，國之本也。無土地，則人民無所居，政事無所施。三寶不存，何以立國？且五穀非土地不生，貨財非土地莫寄。無五穀，無貨財，而國能自存者，未之有也。土地非國寶之首哉？雖然，土地固不可輕棄，而率土地以食人者，其罪亦不容於死。至若棄信背義，專以拓土爲事者，又非公理之所許也。

正意既明
更以餘意
寄慨時勢

伊尹當君主時代如此後世之危及國家者無論矣就桐宮發論精細之至

作法

首二句，點題。次六句，引古事古語，爲孟子之說設一疑問。次七句，言無土地不能立國。次六句，言國無土地不能存。次一句，言土地宜爲三寶之首，文勢至此，作一結束。末七句，言土地雖可寶，亦不可因土地而毒害人民，違反公理。

總批

通體翻騰，僅中間數語，就正文發揮，悟此則作文更無呆筆。

伊尹放太甲於桐宮論

伊尹放太甲於桐宮。後人以爲當君主之世，行非常之事，貽操莽輩以口實，有非之者矣。嗚呼！此鄙儒之見也。孟子曰：「民爲貴，社稷次之，君爲輕。」君有危及人民社稷者，大臣當輔弼教導之，不能改，則反覆勸誘，犯顏極諫之，又不改，則放逐之可也。其有毒逋四海者，雖誅戮之亦可也。故湯放桀，武王伐紂，革命代興，後世猶無敢非之者。伊尹三年而復之，又何疑焉？且伊尹之放太甲，必於桐宮者，蓋以先王邱墓所在，易於感發其天良，萌悔過之機也。其心固可大白於天下矣。豈若操莽之徒，假古聖爲口實，久假而不歸哉？

作法

首七句，敘後人之論，而直斥其非。次十三句，引孟子證明大臣，當以人民社稷爲重。次六句，以湯武事作證，謂伊尹無足疑。次六句，伊尹之用意，照應題面於桐宮三字。末三句，言操莽不能假古

總批 持論正大，用意周匝，非奉爾操觚者可比。

說 生 死

一語破的

引證明確

古今志士
胸懷盡於
此矣

欲生而惡死，人之常情也。然所欲有甚於生，所惡有甚於死者，義之所在也。義不得不死，則死重於泰山。義不可以徒死，則死輕於鴻毛。伍奢之死也，伍尙奔父命，伍員報父仇，生死殊而孝則一。宋之亡也，文天祥死北廷，謝枋得謀恢復，取徑異而忠無二。忠孝無愧，義之所安也。蓋死所以勵氣節，振薄俗；生所以盡人事，圖建樹。苟具斯志，則死者可以生，生者亦未嘗不能死也。然而世俗之士，每於死者多怨辭，生者加貶議，抑何不明於義耶？

作法

首兩句，言人之常情，反起。次三句，點出義字作柱意。次四句，言死之輕重。次十句，引古人之安於義者作證。次四句，言死生之關係。次三句，言死生無輕重之別。末四句，言俗論重死輕生之非。

總批 明於生死之機，熟於古今之事，故能言之有物，不落凡庸。

說新中國

力寫新字

衣服敝而改爲之，屋宇壞而重建之，則衣爲新衣，屋爲新屋，否則將爲廢物矣。我國立國數千年，爲世界最古之國。有清之季，政治腐敗，已達極點。外人至嗤我爲老大，鄙我爲病夫，正衣敝屋壞之時也。不能自新，將何以立於世界哉？乃武漢首義，四方響應，有志竟成，旗懸五色，專制之毒燄已燭，共和之運命方新。黯然無色之老大帝國，一旦燦爛光輝，炳耀於全球，宛然衣改爲而屋重建，誠可慶也。詩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今我國受維新之命，其亦能五族同心，朝野一致，以維持此新命運，鞏固此新國基乎？

作法

首五句，引喻作起。次十句，言我國昔日之腐敗，不自新則不能立於世界。次十一句，言我國更新之可慶。次三句，引詩經點新字。末五句，言我國既新，當公同維護，以希望誓作結。

總批 能從新字着筆，是謂相題有識。

愛 菊 說

神韻悠然

說菊之可貴

便得愛字神韻

百花開放，多在春夏，一經霜雪，未有不憔悴零落者。惟菊傲霜挺秀，晚節標奇，古人以為霜下之杰，良有以也。夫蘭桂之著則以香，牡丹之著則以艷。菊之香不若蘭桂，艷不若牡丹，吾又何愛乎？不知菊能傲霜，與凡卉異，無嬌媚之態，有孤高之節，以視蘭桂牡丹之經冬而萎者，殆不可同日語矣。吾不用吾愛，烏乎用吾愛？嗚呼！春夏陽和，菊歛其芳，秋冬肅殺，菊挺其節，此與亂世之隱君子何異？宜乎淵明愛之，而周子稱為隱逸也。

作法

首四句，從百花說起。次四句，出菊，顯得獨標奇節。次五句，以蘭桂牡丹作陪。次六句，言菊之高處，非他花所及。次二句，反跌出愛菊。次六句，言菊似隱君子，兼回應篇首。末二句，以淵明周子作證結。

總批 運典不加雕斲，是善於用古者。

尊孔說

孔子之功如是自當尊敬

聖人，人倫之至也。孔子，自生民以來，未有之聖也。中國若無孔子，則人倫不明，四維不張，可以謂之人類乎？幸天生孔子，人倫賴以不廢，人類賴以不滅，其尊之宜也。

學孔精義
如是

然今之尊孔子者，徒事俎豆馨香之薦，焚香拜奠之儀，非吾所謂尊孔子也。吾所謂尊孔子，不在尊其人，而在尊其道。道尊而學傳，孔子之精神，常如日星之燦爛於天空，歷久不墜，終可挽狂瀾於既倒。不然，禮義之邦，一變而爲禽獸之國。雖日言尊孔，吾恐孔子之不受其尊也。

作法

首五句，言孔子爲我國之大聖人。次四句，言中國無孔子，將不可爲人。次四句，言孔子之宜尊。次四句，言今人尊孔不得其道，次八句，言尊孔之道及其功效；末五句，言孔子不受世俗之尊敬。

總批 孔子之當尊，本無從細說。文就尊孔之道立說，識解獨超。

時疫宜預防說

以亂賊戰
事喻時疫
可謂切當
不移

一鄉有盜賊，則一鄉人民，宜先備堵截之策。推而至於一國。國有寇敵，則一國人民，必先籌備禦之方。時疫之害，猶盜賊與寇敵也。當夏秋之交，寒暑不時，外邪內蘊，或水旱失調，空氣惡劣，以及衛生不慎，市政失修，皆足以致疫。於是彼此傳染，蔓延各地。小則疾病相尋，大則死亡相繼，爲害之烈，且有過於盜賊與寇敵者。可不慎防於先哉？預防之道，首當注重公共衛生，掃除街市之污穢，取締不潔之飲食。而個人衛生，

預防之道
簡而易行

尤宜講求，使時疫無由侵入，則自無傳染之患矣。

作法

首九句，以盜賊寇敵喻疫。次八句，言時疫之由來。次七句，言時疫不可不預防。末八句，言預防之道。

總批

致疫之道，防疫之法，面面俱到，是文之有規律者。

學生宜注意自動說

說理明切

凡事當操之於己，而不可操之於人。操之於己，則事權在我。操之於人，則人有權而我無權。故今之教育家，莫不提倡自動之說。夫人之於我，祇能督責我身，不能督責我心。心者，我之所有，我有主權者也。我之所不欲，雖內有父母兄長之督責，外有師長朋友之勸導，亦無如我何也。我心之所欲，雖有困苦艱難，亦能戰勝之而底於成。故人無智愚，事無難易，出於自動，則難者亦易，愚亦不必憂。不出於自動，則易者亦難，智亦不足恃。莘莘學子，可不乘此青年，以養成自動之習慣哉？

深一層愈見真切

作法

首八句，言事當操之於己，故自動之說興。次六句，言他人不能督責我心。次四句，言我所不欲，他人亦無如我何。次三句，言我之所欲，雖有困苦艱難，亦無阻碍。次八句，言自動之功能。末三句，言學生當乘青年以養成自動。

總批 理明詞達，愜心貴當之文也。

說 醫

者語深切
不同浮泛

轉筆有力

回應良醫
文情周匝

醫，治病者也。起死回生，應手奏效者爲良醫，醫之上也。醫理無訛，而於起死回生之神術，尙有未逮者爲中醫，醫之次也。若夫醫理不知，藥性不明，寒熱雜投，視人命如兒戲者爲庸醫，醫之最下者也。不惟醫也，請更進言夫相。當國勢衰微之際，囿之以師旅，加之以饑饉，能撥亂反正，存亡繼絕者爲良相，管樂諸葛是也。雍容大雅，廊廟之器，雖無赫赫之功，猶能守而弗失，曹參陳平等輩是也。至佞邪貪黷，愚而自用，或賣國求榮，如秦檜賈似道者，實爲千古罪人矣。嗚呼！病亟則思良醫，國亂則思良相。安得醫國之士，奏起死回生之效哉！

作法

首兩句，釋醫。次十二句，分三層說醫。次二句，以相陪醫，爲文之正意。次十六句，亦分三層說相。末五句，歸到醫字，以希望語作結。

總批 以良相陪良醫，筆筆中鋒，文法尤能變換，不落恆蹊。

說 海

四八

兩山排闥
送寄來文
鏡似之

慨乎言之

天無不覆，地無不載，海無所不容。礁島，海之山嶺也。珠貝，海之寶藏也。鱗介，藻之動植物也。陸之所有者，海無所不具，是海之富也。海岸線之長短，文明之程度係焉。海口之夷險，國防之形勢寄焉。是海之所關尤大也。夫惟其所關者大，故東西各國，於領海及航行權，莫不注全力以求擴張。而我國朝野，以不諳公法，不知海之重要，而喪失主權者，不知凡幾。是可痛哭流涕者也。嗚呼！國恥具在，世運方艱，其如何戒警惕厲，以救危亡之禍哉！

作法

首三句，以天地喻海。次九句，言海之富。次四句，言海之關係。次一句，束上兩層。次三句，言各國重視海權。次六句，慨我國之喪失海權。末五句，以警世語作結。

總批 命意遣詞，均無遺憾，末數語，尤可作暮鼓晨鐘。

說 森 林

森林，材木之所自出也。大者可為棟梁，小者可製器具，尤小者可為燃料，久蘊於地中

遍數森林
之益其當
重自見

可爲痛哭

者，則變爲礦質。且根葉之呼吸，可以備亢旱，蟠結於隄岸，可以防潰決，其有益於人甚大。故唐虞三代，設專官以司之。培植有道，取伐有時，孟子所謂：「斧斤以時入山林，則材木不可勝用也。」即東西各國，亦皆注重林政，視爲富國之一端。我國近世，上不能取則於往古，下不能效法於鄰邦，以林政爲不急之圖，未興者不知提倡，固有者不知保護，吉省森林，且以抵押告警矣。林政之不修，吾恐數十年後，森林將盡入外入之手也。

作法

首十二句，述森林之益。次六句，言我國古時之重林政。次三句，言東西各國之重林政。次八句，言我國近世之不重林政。末三句，言林政之不修，森林將盡矣。

總批 言必詳明，語無泛設。

論說初步卷三

說國旗

譬喻親切
不同浮泛

說得鄭重

章法與前
呼應

人有呼吾名而詬詈者，吾必引爲大辱，以惡言相報，或攘臂而爭矣。人有毀吾祖若父之圖像者，吾又必引爲奇恥，將作於色，怒於言，或且挺刃而鬪矣。國，吾人之積也。國旗，猶吾人之名也。國所以庇吾，猶吾之祖若父也。國旗，猶吾祖若父之圖像也。吾奈何不愛之敬之？人有侵侮吾國旗者，吾奈何不引爲奇恥大辱？而奮身誓死以保衛之。蓋國旗所以代表國家，辱國旗不啻辱國。故各國有因國旗而釀成重大交涉者。吾何以獨不愛敬吾國旗乎？

作法

首四句，以人名設喻。次五句，以祖若父之圖像設喻。次九句，言國旗所以當愛敬之故。次三句，言吾民當保衛國旗。末四句，言各國重視國旗。吾亦當愛敬之。

總批 前半設喻，以醒題旨，後半虛詰傳神，無一呆筆。

苛政猛於虎論

竭力寫虎
爲苛政蓄
勢

哀我黎民
生機盡矣

孔子曰：「苛政猛於虎也。」夫虎，至猛之獸，動則風從，山鳴谷應，草木搖落，人畜遇之，莫不震懼畏伏，故號曰山君。人世事物，安有更猛於虎者哉？雖然，虎之爲害，身害也。充其殺人之力，至十百人而止耳。若夫苛政之來，人民惴懼，朝不保暮，小則及於一邑，大則徧於全國。其流離轉徙，少壯疲於奔命，老弱填乎溝壑者，蓋不可勝計，民困甚矣。而上之人，且有監謗之令，使民敢怨不敢言，尙不若虎之可以捕而殺也。「寧逢乳虎，無值寧成之怒。」孔子之言，豈過也哉？

作法

首兩句，出題。次十句，言虎之狂暴，爲事物之最。次五句，放鬆寫虎，引出正文。次十句，正寫苛政。末八句，言苛政之可畏，爲虎所不及。

總批 說得虎之可畏，愈襯出苛政之害民，兩兩寫來，不啻痛哭。

李 廣 論

開闢見山

翻騰得勢

戰危事也。以孔子之聖，猶曰：「臨事而懼，好謀而成。」況下焉者乎？李廣爲有漢名將，勇略蓋世，敵人號曰飛將軍，其視佩黃金印，封萬戶侯，蓋反手事耳。然廣屢興屢蹶，老不封侯者，何也？或謂殺降爲兵家所忌，廣會旃降卒，故天阨其遇。是說也，固

迴應篇首
用筆周匝

結得神韻
悠然

足為好殺者戒，猶未足以盡廣也。廣之用兵，雄豪自喜，刁斗不驚，營門無禁，士雖樂為之用，不已背孔子臨事而懼之旨乎？由是觀之，廣之老不封侯，白頭自到，廣之玩敵使然也。若委為數奇，迂矣。

作法

首六句，言戰為危事，隱伏全篇柱意。次六句，敘廣之勇略。次六句，從旁面說，言廣防降卒，故老不封侯。次三句，言時論之未當。次六句，言廣告敗之原因。末六句，言廣不封侯，非由數奇。

總批

以孔子臨事而懼，壓倒李廣，顯得殺降之說，尚非真因。用筆無多，而文致深刻。

論 托 辣 斯

明且清

深挾托辣
斯之害

商業者，內則懋遷有無以便民，外則戰勝商場以裕國，兩利之道也。乃有托辣斯者，總數公司或數十百公司之力，經營一商業，體察國內之現狀，世界之趨勢，支配而操縱之。此其對世界商業，誠可操必勝之算，而莫之或競。裕國之道，孰甚於是。然同業有不受其指揮，及以微薄之資本，而別樹一幟者，輒被攢而不能自存。具專制之勢，壟斷而罔利，謂之便民則未也。為托辣斯計，苟能於裕國便民之道，並願而兼營之，則更進

一層矣。

作法

首四句，言商業爲兩利之道，卽爲托辣斯作案。次六句，說明托辣斯爲何物。次五句，言托辣斯之裕國。次七句，言托辣斯不便於小木經營者，一利一害，題旨已盡。末四句，爲托辣斯設想，並回應篇首作結。

總批

羅羅清疏，不蔓不支。

論婚姻自由

閒閒引起
殺婚姻不
自由之害
確有至理

痛切明快
無與倫比

少則慕父母，長則慕少艾，人之常情也。然婚姻之事，關係綦重，畢生之幸福係焉，一家之隆替關焉。誠不可不謹之於始。嘗聞世之論婚姻者曰：『中國專制性成，雖以婚姻之重，必聽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曾無一日之雅，而有終生之好，其能相契無間，終始無渝乎？是不可以不自由。』雖然，人之少時，血氣未定，有戀愛之心，無抉擇之能。以一時之謬見，締終身之怨耦，甚至憔悴而死，家室分崩者，更僕難數。豈非自由之爲害哉？由是言之，無限制之婚姻自由，反不若不自由之爲愈也。

作法

首三句，言婚姻爲人之常情。次五句，言婚姻之重，不可不謹。次十句，言婚姻不自由之害，爲反面文字，亦須說得有理。次十一句，痛言婚姻自由之害，理由充足，能壓倒前說。末三句，結全篇。

總批 於婚姻自由之利害，剖析精微，淋漓盡致。

司馬懿畏蜀如虎論

一語破的

抬高諸葛
即抬高司

馬

滄海迴瀾

漢諸葛亮伐魏，魏遣司馬懿拒之，堅守不戰。亮遣以巾幗，懿直受之。諸將皆曰：「公畏蜀如虎，奈天下笑何？」世人皆以懿爲怯，不知懿之怯，正懿之善用其才也。兵法不云乎？「知己知彼，百戰百勝。不知彼而知己，一勝一敗。」懿固不能測亮之機謀，然猶知己之才力，非亮之比。守或有餘，戰必不足，忍辱負重，乃不失勝敗之中。故諸葛六出祁山，阨於司馬，終不得逞。使司馬疏於料敵，逞一朝之忿，輕於一戰，有不敗軍覆將者哉？然則懿之畏蜀如虎，正懿之善用其才也。

作法

首八句，敘事作案。次三句，言懿善用其才，並非眞怯。次五句，引兵法作證。次十句，言諸葛之不得逞志，由於懿能知己。次四句，言懿若果輕於應戰，必至敗覆。末兩句，醒正意，並迴應前文。

總批 平心立論，不作過激語，司馬有知，當亦含笑稱是。

量入爲出說

明辯以析

古之論財政者，必主量入爲出，大背今量出爲入之說。豈理財有殊術乎？抑學說有異同乎？蓋閉關之世，特別之費，支出者少，不急之需，可節則節之，量入爲出，則財恒足。理財之策，庸詎有愈於此者乎？今世界大通，非外交不能立國，非養兵不能圖強，非興學育才，無以固國基。使每歲所入，祇有此數，則度支有匱乏之虞，司農有仰屋之嗟，巧婦豈能爲無米之炊哉？然則量入爲出，量出爲入，均無背於理財之原則。其方法互異者，世界之趨勢使然耳。

作法

首三句，言古今理財政策之不同。次兩句，故設疑問，作一宕筆。次九句，言量入爲出之策。次十句，言當今之世，不能不用量出爲入之策，爲題之正文。末五句，言兩說均無背原理，作雙收。

總批 以世界之趨勢詰題，自是明通之論，文筆亦疎爽可喜。

分 功 說

世界事物，至繁曠也。一人不能兼營而並顧，故必各專一業，而其業始精。爲政者不能兼治農工商，爲履者不能兼治陶冶。非不爲也，勢則然也。此猶其彰明較著者耳。夫一業之中，又有分焉。一帛之成，有蠶者有人，繅絲者有人，經之織之，又各有其人。必

名論不刊

盈題之腦

強育蠶者以纈絲經織，織帛者以育蠶纈絲，雖成亦難矣。泰西之精製造者，以一針之微，分功至數十百人，而針之精美冠於世。是無他，業以分而愈精，功以分而愈速也。

作法

首五句，言人當各專一事。次四句，引事實以爲證。次一句，承上起下。次兩句，言分中有分。次五句，引帛爲證。次三句，言非分功則成事難。次四句，引針以爲證。末三句，以說理結全篇。

總批 多引證據，文理自明，熟此可藥紙上空談之病。

藉田論

翻駁得勢

孔子曰：『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尙之風，必偃。』故在位者提倡於上，則事半而功倍。在下者雖奔走呼號，力竭聲嘶，猶不敵在位者一舉手足之勞也。古者天子藉田千畝，號曰躬耕，其實三推而已。夫天子有四海之富，無千畝不爲貧。農事歷三時之勞，有三推不加逸，則又何貴於千畝三推焉？誠以民爲邦本，食爲民天。我國以農爲國本，自古已然。后稷之職，田畯之官，凡可以提倡風氣者，莫不盡力而爲之。躬耕千畝，亦示民以重農之意耳。此所以至今猶號稱爲農業國乎？

深挾題旨

揭盡勢利
結交者之
假面具

大聲疾呼
可爲痛哭

作法 首五句，引孔子之說立論。次五句，申說上文。次三句，言藉田之制。次五句，翻騰作勢。次八句，言我國古時之提倡農業。次兩句，言藉田之用意。末句，言我國號稱農業國之故。

總批 持論有識，文亦整飭。

一貴一賤交情乃見論

太史公曰：「一貴一賤，交情乃見。一死一生，乃見交情。」痛哉言乎！今世之論交者，上交則諂以市利，下交則驕以矜人。豈有所謂交情哉？與吾等儕者，則又傾軋排擠，落阱下石，無所不至。當夫傾蓋言歡，結袍澤於生平之始，未嘗不披肝瀝膽，以爲廉蘭刎頸，羊左殉身。殊不讓古人專美於前也。一旦雲泥分隔，或致身顯貴，或運厄窮途，或鍛羽雲霄，或榮膺軒冕，又往往有反眼若不相識者。嗚呼！貴賤生死之間，不易其交情者，古今有幾人哉？

作法 首五句，出題。次九句，言今世論交者之情態。次六句，言結交時之靈攀。次六句，言一貴一賤後之情狀。末四句，迴應篇首作結。

總批 禹鼎鑄奸，燃犀燭怪，無此明快。沉痛處目裂齒碎，聲淚俱下，作者殆有隱

痛乎？

論選舉

議會者，所以代表民意，立法於前，監督於後，責任綦重，名位綦清貴也。而選舉爲議會組織之始，議會之良否，惟選舉是視。凡有選舉權者，宜如何慎重將事，妙選賢才。而當選之士，宜如何清廉自矢，公正自持，以無負國民之付託耶。乃今之所謂選舉者，惟視勢利之所在，人才如何不問也。期望當選者，夤緣奔競，憑藉勢利，以便私圖，廉恥盡喪不恤也。嗚呼！選舉之弊，至於斯乎？以此立法可知矣。以此監督，誰實受之？吾不禁爲民國前途痛哭也。

至理名言

作法

首六句，言議會之重。次三句，言選舉之關係人題。次三句，言選舉者之職。次四句，言當選者之職爲選政之正軌。次八句，極言今日選政之弊。末七句，以慨歎語作結。

總批 侃侃而談，詞嚴義正，結處可作今日議會棒喝。

論運動選舉之弊

單刀直入

出題得勢

再接再厲

選舉，民意也。而出於運動，品斯下矣。雖然，我有智能而人不知，我有政策而人不察。鄉曲之人，知有一鄉之豪，而一邑之俊不知也。遑論國士。然則士之處世，非有所自白，而求穎脫而出也難矣。然則選舉固不能無運動也。夫運動亦多方矣。有結合政黨，標其政策，以號召國人者；有憑藉威勢，以相脅迫者；又有無威可藉，無勢可憑，而以金錢利祿相誘餌者，斯則每況而愈下矣。吾不責夫大欲所存之政客。吾惟望有富貴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貧賤不能移之大丈夫。然而蒼莽神州，斯人果何在耶？

作法

首四句，言選舉不宜有運動，反起。次十一句，言選舉不能無運動，挽到題面。次一句，總起下文三層。次九句，言運動之弊分三層說，一層不如一層，而以一句結住。次四句，言世俗之政客不足責。末二句，慨當世無斯人。

總批 層次清析，文筆爽健，結處感慨彌深，有拔劍四顧心茫然之概。

女子無才便是德解

德者，立身之本。才者，濟世之具。二者相需而不可或缺者也。男子固然，女子宜亦如之。雖然人或有言：「女子無才便是德。」又何以解焉？內則曰：「婦有四行，婦德，

才德雙起
籠罩全篇

說理明通

名論不刊

婦言，婦容，婦工，是也。」言與容工，皆女子濟世之具。德雖居首，才亦並列。不聞以德賤言與容工也。且多言盜竊，不必有才。脫輻勃谿，豈云當理？而邑姜治內，大家女誠，才德兼著，孰敢加以貶辭哉？然則無才者未必有德，有德者未必無才。無才便是德云者，殆指邪僻之才，以濟其惡者而言。世遂謂女子不必讀書求學謬矣。

作法

首五句，才德雙起。次二句，言男女無異。次四句，反詰出題。次七句，引內則作證。次五句，釋內則，言才德當並重。次四句，言無德者不必有才。次五句，言有德者亦有才。次五句，關俗說，並加以詮解。末句，直斥世俗之謬。

總批 見解既超，佐以經史，可爲女學界立一準的。

論運動會

拔外之管
耐人尋味
運動會本
旨如是，

運動會之
流弊如是

運動之益，夫人而知之矣。乃有運動會者，萃多數之運動家，競爭一日之短長，以爲榮辱。或以之覘地方之風氣，國民之強弱，謂爲尙武之風，必如是而始著也。然吾於是滋有感焉。夫運動所以求身體之健康，非徒事外觀也。苟行之有素，以春秋佳日，職務餘暇，貢其所習於羣衆之前，以研究藝術，提倡風氣，斯固甚善。而今之所謂運動會者，

一言開會，預備輒數千百日，所費或數百千金，廢時失業，勞民傷財，或且以競爭劇烈喪其身。是豈運動之本旨哉？

作法

首兩句，言運動之益，人皆知之。次八句，言世俗之重視運動會。次十句，言運動之本旨。末八句，言運動會之流弊，非運動之本旨，一正一反，題羅畢宜。

總批 前半措詞雋永，後幅正論侃侃，是文之不落呆相者。

說 因 果

設喻淺顯

反詰有力

轉得簡潔

世人不察，每多率性徑行。謂：因果之說，非愚人迷信之詞，卽雄桀欺人之語耳。然曷不觀夫農夫之耕田乎？擇種必精，求嘉穀之甘美也。深耕易耨，求水旱之不爲災也。千倉萬箱，力田之所得；草萊荒蕪，游惰之所致也。下愚之人，或且不謬斯言。何獨於人事而疑之？且有因而無果者，或什百而得一焉。斷無無因而有果者也。信有之，則是農夫可不耕而穫，孩提可無母而生矣。世寧有是理耶？故種佳因者得佳果，種惡因者得惡果。因果相生之理，固歷萬世而不變者也。

作法

首五句，言世人不信因果之說。次一句，陡轉，以農夫耕田明之。次八句，借力田事證明因果。次三句，言因果之說無可疑。次六句，言世無無因之果。次一句，疾轉，使文不拖沓。末四句，言因果相生，其理不變。

總批 氣勢排盪，轉折處尤見力量。

論 衛 生

可爲富貴子弟戒

確有此理

衛生，至要也。然不得其當，適爲世俗所詬病。嘗見富貴子弟，食必膏粱，衣必文繡，居必廣廈，出必車馬。以爲不如此，不足以言衛生也。然膏粱文繡，宮室車馬，未必能養其生。而縱酒色，恣嗜慾，則又因之而起矣。即或不然，則亦養成柔脆之習。起居飲食，一不慎，疾病即隨之。於是固陋者笑之曰：「我飲食粗糲，衣服不蔽體，勤勞終日，烈風暴雨，不我傷也。」講衛生者如此，不講衛生者如彼，又何說也？然則衛生之道，以清潔爲主，及適當之運動可耳。無事他求也。

作法

首兩句，言衛生之重要。次二句，言不得其當，則爲世病，引起下文。次七句，言富貴子弟之所謂衛生。次六句，言富貴子弟之不能養生，反以戕生。次五句，言研究衛生者過當之害。次九句，言爲固陋者所笑，四層翻騰，題意已足。末四句，正言衛生之道作結。

總批 純從空中翻騰，正意至結處一點。筆力千鈞，舉一反三，自無窘題。

說 傀 儡

形容畢肖

優孟之場，有所謂傀儡者。其奏技也，設帷以蔽之。帷之上，有似人形者，官體畢肖，衣服畢備。有人居帷下，傴僂焉，持而舞，啾啾焉，爲之歌。此劇場中最劣下而最曖昧者也。人亦猶是耳。世之不能自由行動，而受人壓制者，傀儡也。卽位居人上，而權操他人者，亦傀儡也。非特人然，國亦如之。利權操於外人，兵柄入於強鎮者，亦不啻傀儡也。人而傀儡，是曰不人。國而傀儡，是曰不國。嗚呼！三家專政而哀公爲傀儡，李趙用事而二世爲傀儡，諸侯強而東周爲傀儡，藩鎮橫而李唐爲傀儡。古今之夜氣枯亡，不自建樹，而爲人傀儡者，可勝數哉！

識見超卓

愈接愈厲

作法 首十四句，言傀儡奏技之情形。次七句，進一層，言人亦如傀儡。次五句，更進一層，言國亦如傀儡。次四句，總承上兩層。次五句，引史事，泛言古今之傀儡。末四句，言傀儡由於心死，以慨歎作

結。

總批 史事爛熟胸中，故言必有物，文氣恣肆，猶其餘事。

病 瘡 說

選接入治
國筆力千
鈞

言有盡而
意無盡

人之疾病，有內外之殊。外者肌膚之疾，內者心腹之病。有遜於心腹之病，而急於肌膚之疾者，病瘡是也。瘡而不治，身遂以廢。欲治之而畏藥石，病終不愈。醫，治病者也。直臣之諫，治國者也。漢之封建，唐之藩鎮，明之分封，始特以巩固疆宇，終則君命不行，互相擾攘，謀叛者有之，篡弑者有之。是何異於病瘡者之屈伸不能自如乎？賈誼疏諫文帝，謂：天下之勢，方病大瘡，脛之大幾如要，指之大幾如股。斯言也，為文帝痛哭，即不啻為天下後世之凡為文帝者痛哭也。於戲！

作法

首七句，以內外之病，夾出病瘡，次四句，言瘡不治則不愈，為下文作引。次四句，推及治國。次九句，引史事作證。次五句，點清命題之意。末四句，進一層作結。

總批 正喻夾寫，曲而能達。

觀 奕

敘事簡潔

余友某君，以好奕名。余雖知之有素，實以未寓目為憾。某日之暇，造其舍而觀焉。至

不刊之論

則友與客對局，鏖戰方酣。余坐其側，作壁上觀。見夫一枰角逐，時而進攻，時而退守，時而橫擊，時而合圍，馳驟縱橫，變化不測。一局既終，友卒獲勝。嗟乎？南山雖大，愚公志在必移；北海雖深，精衛志在必填。好之深，習之專者，所學未有不成功，亦未有不精也。奕雖小道，可以喻大。吾觀於友之奕，而益信專心致志，為成功之本矣。

作法

首十句，以敘事作案。次七句，言奕之精妙，變化莫測。次二句，言局終而友勝，生出後段議論。次五句，引古事作證，以明好深習專者，所學必精。末五句，點清正意，收束全篇。

總批 清矯拔俗，可藥拖沓之病。

溫故知新可以為師說

翻騰得勢

孟子曰：『人之患，在好為人師。』夫師而曰好為，則其不易為也明矣。不易為而強欲為之，所以為人之大患也。雖然，此第為無師之實，竊師之名者言之耳。夫學問之道無窮，昔日之所得者謂之故，今日之所得者謂之新。求其新而溫其故，則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積之久而學問日深，自能負造就人才之責矣。彼厭故喜新，淺嘗輒止者

，何足以言師道哉？

作法 首三句，引孟子之言。次七句，詮解爲人大患之故。次三句，解放新二字。次五句，釋題旨。末三句，從反面作結。

總批 層次清析，詮解詳明。

張良使力士狙擊秦皇論

接荀緊湊

〔此中消息若有數存

余讀史至張良使力士狙擊秦皇事，竊爲張良危焉。夫良，韓人也。韓亡而良與俱亡，義也。不欲徒死，犧牲一己之身命，爲韓復仇，又孰得而議其後，雖然，行險徼倖，君子不爲。當韓之亡，秦之方盛也。嚴刑峻法，惟所欲爲，雖有賁育，未敢犯其鋒。良乃欲以匹夫血氣之剛，求逞於一時以爲快，是何異以卵擊石乎？幸而亡匿下邳，未經索獲也。假使爲秦搜得，身陷大戮，誰復亡秦之國，報韓之讎哉？此圯橋納履，黃石公所爲深惜之而正教之也。

作法

首兩句，拈出危字，爲一篇柱意。次兩句，點出良爲韓人。次兩句，言良義當殉韓。次四句，言良宜爲韓報仇。次三句，言不可行險徼倖，作翻騰之勢。次九句，言良不當恃血氣之剛。次兩句，言良有天幸。次四句，爲良痛惜。末兩句，借黃石公事作結。

總批 文筆樸茂，一結尤饒神韻。

振興工藝以富國論

可爲痛哭
流涕

嗚呼！國家財政之蹶蹶，人民生計之艱難，國勢不振，至今已極矣。考其貧弱之原因，則工業不振之故也。夫時至今日，商戰劇烈，東西各國，莫不借商品以吸收我國之財源。而商品之由來，何一非工爲之哉？回視吾國，物產之窳劣如故，國民之游惰如故，全國之資本，爲少數富豪所掌握，而貧困小民，幾無尺寸地以自立，中人之家，又且鄙薄工藝而不屑爲。如此而欲求國富，何異南轅而北轍乎？所望留心實業者，急起而振之也。

作法

首五句，以傷時起。次二句，推出貧弱之原因。次六句，申說上文，並側重工業。次九句，言吾國工藝不振之故。次兩句，言工藝不興，則國必不富。末兩句，以希望語結全篇。

總批 中段直抉病根，語不粘滯，而題蘊畢宣。

說家庭與學校之關係

鐘管齊下

家庭者，養育吾人之身體者也。學校者，灌輸吾人之智識者也。吾人當幼稚時代，飢而食，飽而嬉，寒而衣，雖不識不知，已飽受家庭教育矣。及年少長而入校讀書，於是在家日少，在校時多。父兄以吾一身學業之精進，期望學校；學校以吾成績之優劣，報告家庭。是則家庭與學校，固相輔而行者矣。雖然，猶有特別之關係在焉。蓋家庭教育，可以助學校之所未周；學校教育，可以補家庭之所不足。人每謂學校與家庭，無甚關係。殊不知家庭之教育愈嚴，學校之收功愈速，學校之督促愈密，家庭之樂事愈多。此學校與家庭，所以貴聯絡也。

警醒愚頑
不少

作法

首四句，分說家庭與學校，並起。次六句，言幼時之家庭教育。次三句，言學校教育。次六句，言家庭教育與學校教育，相輔而行。次二句，領起下文。次四句，承上文說。末八句，言家庭與學校關係之密切，所以貴於聯絡。

總批 逐層推勸，文思如剝蕉抽繭。

說讀書與飲食

今試執途人而問之曰：「人之得以生存於世者何恃乎？」彼必曰：「恃飲食耳。」一日

過渡處思
筆俱佳

再接再厲

不食則飢，三日不食則病，七日不食則死。人所以不能不飲食也。雖然，飲食足以養身，而不足以養心。欲求養心之道，則讀書尙矣。能讀書，則智識高遠，心氣和平，聖賢豪傑，不難養而致，何論立身？由是觀之，讀書與飲食，不可不並重也。乃世之愚昧者，飲食必求甘美，以養其口腹；讀書則始作終輟，不能專心而壹志焉。不知廢飲食則身死，不讀書則心死。心死則雖生猶死耳。然飲食不謹，則食多務得，養身適以傷身。讀書不擇，則雜取諸書，養心轉以紛心。吾輩少年，尤宜知其道也。

作法

首八句，言飲食之重要。次六句，折入讀書。次六句，言讀書之益。次三句，言讀書當與飲食並重。次五句，言愚昧者，知飲食而不知讀書。次三句，言不讀書，則雖生猶死。末八句，言少年宜知飲食讀書之道。

總批 雙管齊下，筆筆中鋒。初學最宜玩此。

說 新 柳

一起清絕
寫景倩麗

春光明媚，淑氣融和，此非萬物爭榮之時乎？方是時也，世界之植物，莫不乘時而動，自新其氣象焉。不觀夫新柳乎？當秋冬之交，枝枯葉落；至春日則發生茁葉，依依嫋嫋

，柔條帶雨，嫩綠含烟。當旭日初生，夕陽將下，盤桓於其下，覺精神之愉快，身體之舒暢，無過於此者。是新柳之自樂其樂，而吾且樂其樂也。雖然，今日之樂，樂其新也。若能保其新綠，常留於天地之間，則吾之樂者，亦將無已時。特悲其新於春而悴於秋耳。吾於是不能無身世之感矣！

作法

首三句，以春日起。次四句，泛說世界植物。次一句，出題。次二句，言秋冬之柳。次四句，寫春日新柳。次八句，寓情於景，言新柳之可樂。次七句，故作遠觀語。末兩句，轉樂入悲，以慨歎作結。

總批

寫景清新，寓意深遠，情文相生，讀之淒絕。

論六國滅亡之原因

一語破的

六國之滅亡，人皆歸罪於韓魏之賂秦。吾以為咎不在韓魏，在六國不能堅守縱約耳。方六國守縱約以拒秦，秦兵不敢出函谷關者十五年。及信張儀連橫之說，而縱約破。縱約破則賂亦亡，不賂亦亡矣。雖然，縱約何以破？破於齊人中遠交近攻之計，首先附秦耳。或曰：韓魏爲六國之門戶，割地求安，開門揖盜，豈得謂爲無罪？曰：韓魏當天下之衝，既無強鄰爲之後援，又無精兵良將，以當虎狼之秦，舍求和有何良策哉？向使齊人

勿附於秦，合燕趙以守韓魏，秦雖強大，不足畏也。吾故曰：六國之亡，亡於不能堅守縱約也。

作法

首四句；放開賂秦之說，劍重縱約，爲全篇作案。次二句，言合縱之效。次四句，言縱約破則六國必亡，並收過賂秦。次四句，以縱約之破，歸罪於齊。次五句，設問以起下文。次六句，言韓魏不得不求和之故。次四句，言齊勿附秦，則六國不亡。末三句，重言六國滅亡之原因，迴應起處。

總批

放過韓魏賂秦，歸罪齊之破縱，相題有識，筆亦曲而能達。

風狂如虎說

開闔頤鏡
韻致

力大性猛，爲百獸之長者，非虎乎？視之無色，聽之有聲者，非風乎？虎爲山君，視眈欲逐，人遇之莫能避其害。至於風則調和氣候，生長萬物，其利無窮焉。古人比之以虎，豈其然乎？然而風至狂時，小則毀壞房屋，損傷田禾，大則拔木決隄，傷斃人畜，爲害之烈，乃不下於虎。况虎爲有形之動物，風爲無形之空氣。有形者可制，無形者難防。吾以謂風威勝於虎威，不特如虎而已也。

作法

首三句，說虎。次三句，說風，並起。次三句，說虎之害。次三句，說風之利。次二句，總鎖上文。次七句，極言風之爲害。次四句，言風害之難防。末兩句，正言風威勝於虎威，進一層作結。

總批 兩兩比較，逐層推勘，是文之極有步驟者。

說 自 重

人之尊，非尊於尊之日，蓋必有所由起。人之賤，非賤於賤之日，亦必有所由兆。是故人能自重，則人亦因而重之；人苟自賤，則人亦因而賤之。古之聖賢豪傑，所以垂光百世，照耀簡冊，令人崇拜無已者，豈有他哉？亦不外乎自重而已。我苟自重，則聖賢豪傑。未始不可幾及。反是則非特不能追蹤古人，且將見棄於社會，爲父母繆辱。自重之於立身，其關係非淺尠也。晚近以來，世道衰微，學問道德，不恥不如人，惟桀驁凌轢之是好。能自重者，千百中不得一。此人心所以日卽於惡，而國家所以日趨於亂歟？

人心不古
可發一歎

作法

首六句，言人之尊與賤。由於養之有漸。次四句，言尊賤皆由自致。次六句，言聖賢亦由自重而成。次八句，言自重與立身之關係。末九句，慨自重之道，日益衰微，以餘意結全篇。

總批 一潭秋水清且淺，最是初學佳境。

謀事在人成事在天說

起亦渺茫
有遠致

過渡頗得
古法

珠貝琳瑯
絡繹奔赴

至理名言

至渺茫而難言者，天道也。子貢之智，猶曰：『夫子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天道豈易言哉？夫天道既不可測，則一事之起，惟有竭吾之力，盡吾之慮，不以困苦艱難變其志，不以廢興存亡易其心，成敗利鈍，付之天命可耳。蓋天之所定，雖聖賢豪傑不能違；而聖賢豪傑之所定，天亦無如之何。傳曰：『人定勝天，天定亦能勝人。』此之謂也。苟徂於天道，謂事之成敗，由天而不由人，遂不之謀，是猶救焚而待其自燼，亡羊而待其自歸，勾踐高枕而欲吳自成沼，嬴政閉關而望周之讓鼎，其可得乎？諸葛武侯之輔蜀，三分之勢，夫豈不知？然猶鞠躬盡瘁者，誠以天道不易知，盡心力而爲之，未必不有濟也。然而不濟者天也。故曰：『謀事在人，成事在天。』若徒聽諸天，去天道遠矣。君子不爲也。

作法

首七句，言天道不易知。次八句，言處事之道。次八句，言人定可以勝天。次九句，言事之成敗，不可聽天。次八句，引諸葛武侯事作證。次三句，出題。末三句，言君子處事，不能聽諸天。

總批 文氣如馳天馬，運典如數家珍，可稱傑構。

論說 初步 卷四

愛國當重國學說

從大處說
起

拍到本題
恰如題分
借越人作
結用筆清
快

今世所謂愛國之士者，非曰毀家紓難，即曰馬革裹屍；非曰爲意大利之士，即曰德意志之英雄。其說非不偉大而可佩也。雖然，吾儕小人，姑就其淺近易行者，言之，則愛國莫如重國學。國學不重，是不知國家命脈之所在，精神之所寄也。今滅人之國者，必并其語言文字而盡滅之。語言文字，即國學也。國不爲人滅，而先自滅其語言文字，可乎？越人居楚，病革則越音。世之名爲愛國者，奈何不越人若也？

作法

首六句，泛論愛國，反逼顯旨。次四句，點題。次三句，言國學爲國家之精神命脈。次二句，言滅國新法。次五句，證明愛國學之不容稍緩。末四句，引越人以明愛國根於天性，反掉作收。

總批 詞旨明顯。

論 內 債

國家當多事之秋，財政竭蹶，支出既難預計，而收入祇有此數，雖有巧婦，不能無米

分三層逼
出題旨

歷舉公債
之益扶發
無遺

爲炊。將加諸賦稅乎？則民生凋敝，安忍竭澤而漁！將貸自友邦乎？則外債足以亡國。將量入爲出乎？則時機固不容稍緩。然則欲謀救濟之方，舍募集內債無由。既歸其本，又予以利，於民無損也。以政府舉債於國民，利權不外溢也。分年籌還，措置較易，無慮不能應也。一舉而數善備，誠濟急之良策也。雖然，信用一失，則民莫肯應，良法反成弊政，可不慎哉？

作法

首六句，從財政困難，引起全篇。次七句，分三層，言籌款之難，逼到題面。次二句，斷言公債之有益，爲題之正面。次十句，分三層，極言公債之益處。爲上兩句解釋，並與前三層相呼應。末五句，言舉債宜慎，用餘意作收。

總批 就題發揮，語多中肯。

名譽重於資產說

人無不自愛其資產，尤無不自愛其名譽者。誠以資產既失，可以復得，名譽一隳，恢復不易。且資產亡而名譽存，猶可以自立。雖貧何害？資產存而名譽喪，必致見棄於社會。何殊已死？故人當名譽攸關之際，雖傾其資產，亦所不惜者，良有以也。抑人有舍貴

顧名譽不
顧資產題
中重字

愛名譽不
愛生命分
兩層寫重
字分外出
力

而居賤，辭富而安貧者，惟名譽之所存也。言出必信，生死以之；見義勇爲，艱苦卓絕者，亦惟名譽之所在也。下至梟桀之徒，有至死而不屈者，是至不名譽之中，亦有名譽在也。然則名譽且重於生命，資產云乎哉？

作法

首兩句，名譽資產並提，而側重名譽。次四句，申明名譽之所以重於資產。次六句，就前意更進一層。次四句，言顧名譽者，不惜資產。次八句，分兩層寫，愛名譽者他界所顧。次四句，言不名譽之名譽，是深一層法。末兩句，言名譽重於生命，高一層作結。

總批 處處從重字着筆，能得題眼。

拿破命

立論高卓

力扶病源
使拿翁心
服

艱難者，成功之母。驕盈者，禍敗之原。古來之英雄豪傑，每多功敗垂成者，誠以艱難易勝，而驕盈難持也。拿破命曰：『難之一字，惟愚人所不用之字典有之。』卒能破奧殘普，雄視歐洲。及功成而不能守，萌驕盈之志。於是一敗於惠靈登，陸軍殲焉；再敗於甯爾遜，海軍殲焉。一流於愛力巴，再放於三厄里那，而蓋世之雄，遂賈恨以沒矣。是豈非驕盈之所致哉？有志之士，尙亦取法拿翁之不畏艱難，而毋蹈其驕盈之覆轍乎！

解釋清楚

轉入反面
便不平行

作法
首四句，點出艱難驕盈，爲一篇作骨。次四句，言英雄功敗垂成之故，暗指拿翁。次五句，言拿翁不畏難而成功，應起兩句。次十一句，言驕盈萌而禍敗至，應前第三四句。末三句，以規勸時人作結。

總批
熟於拿翁事實，故能言之鑿鑿。

說 恕

恕之爲字，從心如聲。言他人之心，亦如我之心也。大學「絜矩之道。」孔子「己所不欲，弗施於人。」皆斯旨也。人本斯旨，則盜賊不作，邪僻不生，民無奸僞，咸趨正軌，無懷葛天之治，何以加茲？故孔子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其恕乎？恕之時義大矣哉！然而貪冒罔利之徒，以勢位豪橫相尙，苟求一朝之勝利，不問事理之當否，我加諸人，則視爲固然，人加諸我，非作於色，怒於言，必戚然憤慨於中矣。嗚呼！曾亦就近取譬，一反諸身否耶？」

作法

首四句，釋恕字本義。次四句，釋恕字真旨。次七句，言恕之功效。次四句，言恕之時義甚大，合上一層，爲題之正面。次十句，言不恕者之無理，爲題之反面。末三句，以嗟歎作結。

總批
反正相生，推勸盡致。

論 宗 教

七八

言宗教與法律極有關係
言宗教與道德極有關係

宗教家設爲天堂地獄之說，涉於迷信，研究學理者多非之。蓋迷信既深，則視世間事物，莫不有造物爲之主宰；生死榮賤，悉憑天賦；存亡強弱，咸有定數。人力既不足恃，則莫肯自奮。競爭息，羣道滅，非所以謀世界之進化也。然而名儒巨子，不廢其說，各國政府，且以法律保護之者，則又何說？豈不以法律不能禁惡念之不萌，罪人之未發覺者，又無從懲戒，道德之說，固足以範圍人心，而以語下流社會，何殊以水投石，殆不如設爲宗教之說，猶可使有十目所視，十手所指之懼耶？然則宗教所以濟法律道德之窮，固未可厚非也。

作法

首三句，言研究學理者，多非完教家之說。次十二句，言迷信宗教之害，說明第三句。次五句，言宗教既無益於世界，何以不廢，爲一篇關鍵轉捩處。次十句，申明宗教不廢之原因，與第二層迷信之害相對照。末二句，正寫題旨作結。

總批 闡發宗教力量之大，語多切實。

論 迷 信

折入正意
庸人之迷
信
志士之迷
信
貧夫烈士
均是迷信
不正當之
迷信理宜
破除補此
一層題意
方完足

迷信，非美名也。有識之士，莫不非笑而思所以破除之。顧吾謂迷信未可一概論也。天下本無事也。好事者出，設爲種種之說曰：必如是如是而後可。庸人迷信之，則亦如是云耳。而天下事乃雜出矣。何以言之？人孰不自愛其身。而志士殺身成仁，俠客不苟然諾者，信道篤而慕義深也。貪夫徇財，烈士徇名，熙熙攘攘，奔走而不遑者，亦迷信之至也。使舉一切而破除之，則衣食住而外，豈復有可爲之事？不幾人事盡廢乎？若夫以邪說惑人，如世俗之所謂迷信者，則又在破除之列矣。

作法

首四句，言迷信爲有識者所嗤，反起。次一句，折入正意。次七句，言迷信所由起。次十句，列舉人事以證明迷信。次四句，言迷信盡除，則人事將廢，正意已足。末三句，應起處作收。

總批 界說分明。

禍福自召說

世有積貨鉅萬，飽食暖衣者；有捉襟見肘，糟糠不厭者。又有五福兼備，無往而不愉快者；有顛沛流離，憔悴失志，所如輒左者。俗人視之，每謂畢生禍福，有定數存，非人力所可強求也。吾請闢其說。易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

引易言作
證

逐層寫來
文氣頗壯

引孔子之言作證

殃。」慶之與殃，由於積善與不積善，其權固在我也。孔子曰：「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戚。」坦蕩蕩者，心志開朗，處事無迂，致慶之道。長戚戚者，踟躕伊鬱，舉止乖方，召禍之原。是又在我而不在人也。然則禍福之來，豈非人之自召哉？

作法

首四句，言人之貧富。次五句，言人之順逆，皆就禍福立論。次四句，言俗人以禍福爲有定數，結上兩層。次一句，轉入正文。次八句，引仲弓語。次十二句，引孔子之言，並申明其說，言禍福由人自召，爲題之正面。末兩句，結上兩層，並結全篇。

總批 反正詳明。

說空氣不潔之害

以有形觀
託無形是
以淺形深
法
燕大婦知
避水火刀
兵之害而
不知避空
氣不潔之
害真是可
憐

殺人之途亦多矣。有有形之殺人，有無形之殺人。有形者人多畏而防之，其害淺。無形者人將狎而玩之，其害深。不潔之空氣，傳播黴菌毒質，殺人於無形者也。其爲害之烈，乃過於水火刀兵。然愚夫愚婦，見水火刀兵之至，無不倉皇失色；至若不潔之空氣，則以目無所視，耳無所聞，雖死不以爲怪。吁！人被殺於無形而不自覺，亦可哀矣。雖然，空氣瀰漫於天空，本無所謂不潔。其所以不潔者，皆人事之所致。則空氣之殺人

歸到自殺
殺人猛省

。仍謂爲人之自殺可也。

作法

首句，以殺人領起全篇。次二句，言殺人有有形無形之別。次四句，分說有形無形之害。次五句，言空氣不潔之害。次七句，推說愚夫愚婦不畏不潔之空氣。次三句，哀人之罵作若輩。末七句，言空氣不潔，由人自致，注重清潔之意，見於言外。

總批 深切著明。

習 慣 說

一語提振
全局

習慣之移人也甚矣。語曰：「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又曰：「與善人居，如入芝蘭之室，久而不覺其香。與不善人居，如入鮑魚之肆，久而不覺其臭。」習慣殆人之第二天性哉？昔告子論性，嘗言無善無不善。是可知善與不善，在於習慣而已。我欲爲善，日與善人居，習於善人之所爲，是亦善人而已矣。我甘爲不善，日與惡人居，習於惡人之所爲，是亦惡人而已矣。習於善而充乎其極，則爲聖賢。習於不善而充乎其極，則爲盜賊。聖賢盜賊，雖根於一念之差，而習慣實左右之。人可不慎所自處乎？

善不善兩
項分說明
白如話

作法

首句，領起全篇，與上篇同法。次十一句，引成語。言習慣爲人之第二天性。次四句，引告子之言，證明善不善，在於習慣。次八句，言爲善與否，由於平日所相處。次七句，言聖賢盜賊之分，實爲習

慣所左右。末句，言人當慎所自處，結全篇。

總批 筆清氣爽。

論 外 債

從人之負債說起是低一層陪襯法

轉入正意筆頗圓活

惠靈登曰：「負債者，所以化自由人爲奴隸也。」予謂惟國亦然。外債既多，未有不亡其國者，埃及其前車也。然則外債固不可舉乎？曰：舉外債亦有道。夫藥，苦口之物也。然而人飲之者，以其能療疾也。外債雖有害，苟無損國家之主權，而用於生利事業，則吸取外資，以闢我利源，又何爲而不可？若夫朝貸百萬，供行政之消耗，暮貸千萬，恣無厭之取求，置國家主權人民生計於不顧者，是非惟飲鴆止渴，直謂之賣國可耳。

作法

首三句，引惠靈登之言作起。次四句，言外債足以亡國。次三句，轉入正意。次四句，引藥作喻。次六句，論外債之益。末七句，論妄舉外債之害，結醒正意。

總批 洞悉利害，言簡意賅。

自由必本於道德說

雙峰並峙

自由之爲
世詭病以
此

自由本於道德，不軌於範圍者，文明之自由也。自由不本於道德，而出於範圍之外者，野蠻之自由也。我國今日競言自由，而子弟則目無尊長，婦女則動多隕越，游手好閒，作奸犯科，甚至殺人越貨者，在在皆是。或有責以大義者，莫不曰：是我之自由，非他人所得而干預也。循是以往，堂堂華胄，幾何不陷於禽獸之城耶？嗚呼！有正當之自由，斯爲真自由。世之言自由者，曷不反求諸本，以道德爲歸，而自由於範圍之內，以挽世俗之澆風哉？

作法

首六句，分兩層，言自由有文明野蠻之別，爲並起法。次十四句，承野蠻而言，極論我國言自由之弊。末八句，說明自由真諦，以希望語作結。

總批 抉發自由之弊，筆意暢達。

論方孝孺

探原立論

周室衰而世道微，孔子歿而大道移，始皇坑儒生，沛公溺儒冠，當是時也，道之不絕如綫。晉魏六朝，淫靡益甚。及唐之韓文公，宋之程朱作，道統絕而復續。沿及有明，方孝孺出，以明王道，闢異端爲己任，遠紹孔孟，近接程朱其。堅忍之心，忠義之氣，

有此一證
足見正學
與道統有
關非徒爲
有明一代
忠臣

固有歷萬世而不磨者。此所以棄禮義忘廉恥如姚廣孝者，猶稱之爲讀書種子也。更進觀其從容就義之時，謂成祖曰：「死卽死耳。」何其雄且壯也？是非得力於孔之殺身成仁，孟之舍生取義，曷克臻此？嗚呼！世風不古，人心益澆，安得孝孺其人者，以挽此頹俗哉！

作法

首十一句，歷敘道統之盛衰絕續，推原作起。次九句，點出方孝孺，並加以論斷。次二句，引姚廣孝語，爲上文作勢。次七句，言孝孺之氣節，得力於孔孟。末五句，以慨歎作結。

總批 論斷有識。

說 重 陽

解纒明白

歲之季秋，九月九日，謂之重九佳節。九，陽數也。故又曰重陽。是日也，節屆深秋，天高氣爽。對東籬之佳色，雅人深致；感洞庭之木落，騷士悲懷。人之境遇不同，景物之悲歡亦異。而王使君白衣送酒，孟參軍落帽龍山，馬當風順，遂成童子之名，不敢題糕，共笑劉郎之陋，尤爲千秋佳話焉。抑吾聞之：桓景學道於費長房，於是日佩萸登高以避災。其後遂成故事，亦如三月三日之曲水流觴，世多行之者。夫合宅避災，本非佳

天然陪襯

事，於義何取焉？或者以是日與上己辰，同爲春秋佳日，而藉以賞玩景物矣乎？

作法

首六句，釋重陽之名。次九句，寫重陽之景物，兼及人事。次七句，歷數重陽之佳話。次六句，言登高之原起，並引曲水流觴事，以爲陪襯，使文不寂寞。次三句，言登高非佳事，設一疑案。末三句，下一解釋，仍以三月三日陪襯作結。

總批

瀏亮清俊，神韻獨超。

尚儉以救國說

國勢之強弱，視乎貧富。國家之貧富，視乎國民之奢儉。國未有貧而強，富而弱者。亦未有奢而不貧，儉而不富者。故奢儉之風，國家之強弱係焉。嘗慨好侈之徒，飲食精腆之不足，更求西餐；衣服華美之不足，更求西服。甚至裝束器具，亦無不炫奇鬪勝，競尚舶來之品，一若非此不足以示豪華，誇富厚者。於是土貨滯銷，財源外溢，漏卮益鉅，國益貧弱，所謂山木自寇，膏火自焚者非耶，我國民而不甘爲外人之奴隸，猶有一分愛國心者。可以知救國之術矣。

寫透社會
惡習見得
尚儉實爲
救國上策
好用外貨
者鑑諸

作法

首十句，言奢儉關於國勢，攬住題目，爲全篇立案。次九句，言不學者之競尚奢侈，且喜用外貨。次六句，言國家之貧，由於自取。末三句，點出救國，暗攜尚儉二字作結。

總批 將奢儉之關係說透，題旨自明。

王安石變法論

法無不變之理

安石之失敗在此

爲安石出脫

佐證恰切

世豈有不變之法哉？由部落而國家，由封建而郡縣，由專制而共和，貴能因時制宜耳。然則安石之變法，何爲而爲世詬病耶？蓋安石之敗，非敗於變法之不良，而敗於用人之不當。丁謂呂惠卿輩，奸險小人也。而安石信用之。小人用世，寧有不病國而擾民者？及國病民擾，乃羣起而歸罪於變法。安石亦可謂不幸矣。不然，三皇不襲禮，五帝不沿樂，齊用管仲而霸，秦用商鞅而強，武靈變法，而趙國稱雄。抑又何說耶？

作法

首句，提起全篇。次四句，承首句，言世界進化，貴能因時制宜。次二句，反詰出題。次三句，言安石失敗，由於用人之不當，爲全篇注意。次八句，言小人擾民病國，而安石受其名，補足正意。末八句，引用故實，從對面勸入作結。

總批 以安石之失敗，歸咎於用人之不當，論古有識。

漂母飯信論

爲知己作陪

吾嘗聞伯樂善相馬。良驥阨於鹽車之下，顛躓不前，而伯樂出之。誠悲其不遇也。漂母

竭力推崇
漂母

千古英雄
一齊俯首

之飯信，其相士特識，又豈遜伯樂之相馬哉？當信從食於南昌亭長時，不容於亭長之妻，晨炊蓐食，以下逐客之令，一良驥之厄於鹽車也。彼漂母何人，顧以窮苦食力之婦，獨能哀王孫而進食。其識力遠過暗鳴叱咤之項王，豁達大度之漢祖，謂爲等於伯樂之相馬，豈曰過當？嗚呼！英俊之士，於窮無所歸之日，得一知己，可以無憾。千金之報，詎遂足以盡信哉？

作法

首五句，以伯樂相馬引喻作起。次三句，言漂母相士之特識。次五句，言信之困厄，猶良驥之厄於鹽車。次七句，言漂母之識力，等於伯樂，與前一層同維起處。末七句，言信之感激漂母，非千金所能報。

總批

通篇以伯樂相馬作陪，每一轉折愈形俊爽。

保民而王說

戰國之世，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未有能以保民爲心者也。不知天以好生爲心。掌國家之權者，卽當以天心爲心。若紛紛擾擾，佳兵弗戢，則鹿死誰手，尙未可知，而生靈之塗炭，已有目不忍觀，耳不忍聞之慘矣。孰若人以暴，我以

說理透關

保民之政

歸到王字

寬；人以力，我以德；人迫人於死地，我出人於生路，以行保民之政策哉？夫如是，則士皆欲仕於其朝，農皆欲耕於其野，商賈皆欲藏於其市。民之歸仁，如水就下，雖欲不王，其可得耶？

作法

首六句，言戰國時無以保民爲心者，反起。次三句，言執國政者，當以天心爲心。次七句，言佳兵之害。次七句，正寫保民政策。末八句，言保民之效。

總批

文筆清快，如哀梨并剪。

無財非貧無業爲貧說

反起得勢

貧者必無餘財，而有業者未必盡富。此婦人暨子所知也。然而孟德斯鳩之言曰：「無財非貧，無業爲貧。」則又何說？夫困居窮巷，捉襟而肘見者，明明貧矣。孟氏乃謂爲非貧。襲祖父之餘蔭，衣文繡，食膏粱，出必車馬者，雖無業不失其爲富。孟氏乃決以爲貧者。豈非以無財之人，執一藝可以餬口，而富貴子弟，當金盡囊空之日，商賈不能爲，農工非所習，飢寒交迫，妻子離散，欲求執一藝以餬口，如向所輕視之農工商賈者，亦不可得。果孰貧而孰非貧耶？玩孟氏之言，吾人可惕然自警矣。

仍作兩層
反逼題目

詮釋詳盡

陪襯工切

跌宕有神

世豈有盡如人願者哉？雨露所以滋養萬物也，而人或憎之。雷霆所以宣洩閉藏也，而人或懼之。至於日，炳燿全球，燭照幽隱，陰羈蔽之，則人氣不揚。至於日蝕，則人心惶惑，宜乎無不愛之矣。然夏日則人咸懼其威，或且以喻嚴刑峻法焉。夫夏日果可畏乎？當爍石流金之際，農夫耕於野，商賈奔於市，百工勞於肆，固彌覺其可畏也。然炎夏之時，陰雨過度，則五穀不登，疾疫流行，饑饉死亡，民且不聊生。夏日果可畏乎？然則炎威固可畏，其生長萬物之功，正未可沒也。

作法

首句，籠罩全篇。次四句，承上文，以雨露雷霆作陪。次八句，言日之可愛。次二句，出夏日。次六句，言夏日之可畏。次七句，用反詰法，言夏日之不當畏。末三句，言夏日之可畏，及夏日之功用，正反兩面盤結。

總批 文思空靈，竟體不着一呆筆。

作法 首三句，從對面閒說起。次四句，出題。次十句，就世俗之貧富分說，爲題之反面。次十二句，申說上文，折入正面，文勢已足。故末二句，以警世語作結。

總批 題旨明顯，非從反面著勢，便落平庸。細玩此篇，可藥呆滯之病。

夏日可畏說

論淝水之戰

關珠在握

指出安石之失卽是描寫幸字

淝水之戰，世每謂晉室雖微，然爲正朔所歸，苻堅不從王猛之言，故底於敗。或又謂苻堅乘席捲之勢，以江東爲不足定，故不能當劉謝戒謹恐懼之師。予意不然。苻堅之以驕致敗，固其所也。若晉室之獲勝則幸矣。安石雍容大雅，誠不愧廊廟之器。然用兵非其所長。昇劉謝以數萬之衆，當十倍方張之寇，未聞授以廟算，及遣一旅應援之師。善用兵者，果如是乎？幸苻堅師衆而不和，劉謝得以乘其機。不然，防禦未周，吾恐寇至石頭，將倉皇出走之不遑矣。故曰：淝水之戰，晉之獲勝幸耳。若謂爲正朔所歸，則尤迂甚。

作法

首八句，分兩層，言苻堅致敗之由，作陪。次四句，折入正意。次九句，言用兵非安石所長。次兩句，說出苻堅致敗之真因。次四句，言晉室幸而不敗。末五句，應正意及起處作結。

總批 文於苻堅方面着一驕字，安石方面着一幸字，至關去正朔之說，持論更正。

商鞅徙木立信論

簡單全箴

扶出商鞅
心事爲立
論之本

暗射時事
可發一歎

易曰：「知幾其神乎。」君子之觀人論物，察微而知著，不待其事之大暴於天下也。商鞅始用事，立木以令於衆曰：「徙之予十金。」民莫之徙。又令曰：「徙之予五十金。」民或怪而徙之，輒予五十金。於是新法繼下，民有犯者立刑之。方鞅之立木也，意蓋謂言出法隨，不稍寬假，有如此木者矣。其堅忍狠鷲，固不待誅議令者，及刑太子師傅始知也。雖其急功好利，後世或有議之者。然振疲弱之秦，立併吞之基，其功顧可沒乎？若後世之不諳國勢，不察民情，朝令而夕更者，吾知其固不鞅若矣。

作法

首五句，以知幾二字，立全篇任意。次十句，敘事立案。次六句，論鞅之用意，迴應起處，正意已足。次五句，言鞅之功不可沒。末四句，慨後世之變法，以餘意作結。

總批 以贏秦之強，歸功商鞅，自是確論，結處感喟，尤見作意。

原 禮

探原立論

禮者，所以齊不齊，而納民於軌物者也。上古之世，民俗渾噩，無所事禮。及民智漸開，風俗日澆，機械變詐雜出，道德不能範圍之。於是聖人者出，制而爲禮，補道德所不及，立人道之大防，凡民始懼而不敢逾越矣。孔子曰：「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

禮之作用

從題後屠
筆周匝之
至

恥且格。」故古聖先王之治天下也必以禮。降及後世，道德盡喪，桀黠之徒，禮不能制，於是政刑出焉。自政刑既出，而人心愈不可復矣。故孔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雖然，不猶愈於政刑不舉乎？

作法

首三句，詮釋題旨，為禮字立一界說。次十二句，言禮之由來。次五句，言禮之功用。次十一句，言禮窮而政刑出，為題之後一層。末兩句，以慨歎作結。

總批 窮原究委，恰如文體，學者最宜注意。

藺相如完璧歸趙論

簡鍊如腐
史語

秦欲以十五城易趙璧。趙王欲弗予，恐秦來攻；欲予之，又恐見欺於秦。藺相如請行，曰：「秦予城，則受城以歸，否則請完璧歸趙。」予意相如當有奇策以干秦王。乃乘秦之不備，使謁者奉璧間行歸趙。璧則歸矣。其如重秦之怒何？夫秦設九寶備物以受璧，未必不予城也。秦欲予城，而見欺於趙，其怒趙也，必更甚於璧不入秦。舉兵臨趙，趙其何辭之有？且秦廷之說，曷不行於初至之日？碎璧之舉，何難行於按城不予之時？然則相如之完璧歸趙，幸秦不欲以細故啓釁耳。奇策云乎哉？

論古人之
失者必代
為設想如
此處是也
迴顧奇策
文心靜細

首十句，敘事作案。次五句，言相如之策適以重秦怒。次八句，言相如怒秦適以禍趙。次四句，爲相如設法。末三句，言相如完璧之幸。

總批 相如此舉，本是徼倖成功，文爲逐層指出，相如有知，其何辭之有。

說 性 善

起筆靈活

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其說果何徵乎？曰：是不難以惡人徵之，又不難以赤子徵之也。今有殺人越貨者，世必謂之惡人矣。然非困於生計，或與惡人伍者，不爲也。

有許其非者，則必有愧怍之色。清夜捫心，又必負疚於神明也。此非於惡人徵之乎？

引證明確

慕父母者，人必謂之孝。嗜利慾者，人必謂之不肖。赤子之心未喪，莫不慕父母也。必其本性漸失，然後嗜利慾焉。是又於赤子徵之也。蓋人性本善，及情智既開，或不免爲

反掉作收

外物所誘，而流於惡耳。若荀子之主性惡，則吾未之敢信。

作法 首七句，言孟子性善之說可徵。次十句，以惡人徵性善。次九句，以赤子徵性善。次四句，言爲惡之故。末二句，言荀子性惡之不可信。

總批 作文須有實際，此篇以惡人赤子作證，便覺題蘊畢宣，語無泛設。

說自治

出題得勢

自治精義
盡此數語

結得渾脫

治人者貴乎？治於人者貴乎？曰：治人者，應盡之義務；治於人者，應守之範圍。性能自治者，斯為貴耳。彼亦人也，我亦人也。我苟能守吾範圍，毋侵越人之自由，毋陵犯人之權利，吾何為受治於人哉？且惟能自治者，始能治人，始能不受治於人。傳曰：「未有已不正而能正人者。」故桀紂以君主之威，不能強人以為善。又曰：「心苟無愆，何恤乎人言？」吾苟能端吾趨向，齊吾身家，人雖欲治，我何治之從？夫人欲治我而無從，與動輒受治於人者，果何去何從哉？

作法

首九句，從治人治於人，夾出自治。次六句，言同是一人，何必受治於人。次三句，言能自治者之可貴。次四句，言自治者能治人。次七句，言自治者不受治於人，兩層承上寫。末三句，側重不受治於人作結。

總批 以自治為治人之本，名論不刊。

趙武靈王胡服習騎射論

力擒題旨

出奇然後制勝，因人不能成事，理勢然也。夫人之好勝，誰不如我？自啓其秘，而授人

可殺愚人
猛省

明通之論

以殺我之具，雖至愚者不至此。我襲其外貌而得之，即使形神俱似，亦不過與彼等耳。豈能制勝哉？趙武靈王之胡服習騎射，人有訾其用夷變夏者矣。予獨以爲法無不變之理。由車戰而騎射，亦猶由木石而進於銅鐵也。趙國地處西北，內迫於強秦，外陵於胡虜，其精研戰術以圖存，時勢使然，亦地理使然也。獨惜其僅襲胡法，猶未能出奇制勝耳。雖然，以視今之事事因人，欲求形似而不得者遠矣。

作法

首三句，立一篇柱意。次九句，申說上文。次五句，言趙王之變法不足病。次八句，言趙宜變法，而惜其不能出心裁。末三句，言趙王變法，猶勝於今日。

總批 有感於中，故言之慨切，不僅爲趙武靈王發也。

論紅十字會

曲而能達

軍人捨生衛國，至榮譽之事也。然苟身死疆場，以馬革裹屍，斯亦已矣。若夫瘡痍遍體，呻吟牀蓐，醫藥無所資，調護無其人，求死而不得，亦至苦之事也。且軍人爲公而戰，非因私而鬪。致身爲國者，吾方尊敬之不暇，豈忍加以殘賊哉？亨利目擊慘狀，承南丁格蘭之後，籌備救護之策。於是傷病之兵，咸得其所；殘齒斷髀，不爲京觀。是萬國

紅十字會
之本旨

紅十字會之設，豈特合於人道主義？抑亦所以教忠也。若古之倡言殺敵，視不重傷爲迂遠者，其用心不可同日語矣。

作法

首二句，言軍人之榮譽。次九句，言軍人之苦。次五句，言軍人當尊敬，不可殘賊，引入題面。次七句，言亨利籌備之功。次三句，言可以教忠，爲進一層說法。末三句，從對面作結。

總批

以人道主義及教忠立論，是文字之有功於紅十字會者。

臨難毋苟免說

人孰不好生惡死，好逸惡勞哉？然所好有甚於生而逸，所惡有甚於死而勞者，義之所在也。禮經曰：「臨難毋苟免。」夫難者，至不幸之事也。人而及於難，有致其身耳。不致其身，亦必無逸樂之可言也。苟有趨避之方，而不求自免者辭矣。雖然，求免而不合於義，則免一時之難，而貽終身之羞。免軀體之難，而滋良心之憾。所免者有盡時，而遺恨者無窮期，又何樂於苟免哉？故臨難之際，可免而不免者，是愚也；不可免而求免者，是不義也。愚與不義，皆非君子之道也。亦曰：揆之於義，毋苟免而已。

義字爲一篇之骨

此千古義士所以能視死如歸也

再接再厲

作法

首兩句，從反面說起。次三句，抽義字，對苟字作骨。次二句，點題。次八句，言求苟免之故。次九句，言不求苟免之故，應義字。末十句，言可免不可免，當揆之於義。

總批 以義字詰題，得題之神，苟免二字，不煩言而自解。

晏安酖毒說

分疏題旨
明辯以析

酖，至毒之物也。人飲之輒死。或有見之者，莫不變色而却走焉。晏安，至逸之事也。

嬉戲燕息，四體不動。人有求之而不得者矣。其毒如彼，其逸如此，豈可相提並論哉？

顧吾聞諸左氏傳曰：「晏安酖毒。」是以晏安之逸，比酖之毒也。又何說焉？蓋飲酖之

進一層立
論

毒，僅及於死，僅及於一人。晏安之害，有求死而不得，或禍及國家者。不見夫國亡家

破者乎？以人主之威，千金之富，溺於晏安，曾不能保其國家，且不能保其身，至有死

亡流離之慘。斯其精神之痛苦爲何如？毋寧飲酖而死耳。由是觀之，晏安之害，且甚於

酖毒矣。

作法

首十句，酖毒晏安，鑿排並起。次三句，總上兩層。次五句，出題，並釋題旨，次六句，以晏安之害，與酖毒相較生出下文。次十句，極言晏安之害。末三句，言晏安甚於酖毒，深一層結。

總批 晏安之害，甚於酖毒。垂戒深矣，訓詁明切，猶其餘事。

民國三十五年一月二十日印行

論說 初步

(定價拾元)

編印者 國學刊行社

臺北市太平町二丁目十八號

印刷者 周智印書館 井田

臺北市中山堂前

總批發處 光復出版社



光復社新刊書

現代青年功立業之要道 三民主義表解 臺灣省施政方針

臺灣是臺民開闢的臺灣，是祖祖孫孫集世克苦經營的天地，是祖宗坟墓的所在，故關於臺灣的繁榮，關於臺灣的政治，省民莫不抱切身的關心。敝社為要便于同胞們得隨時隨地翻閱起見，謹將陳長官暨各機關負責官員之治臺策論，集成一冊公之于世，望同胞以平正的態度，遠大的眼光，來吟味他們的策論是否合乎三民主義的精神？是否可以滿足臺民的願望？他們的所為是否和他們所發表的言論相一致？那末這小冊子刊行的目的就達到了（每冊二元八角）

本書是 蔣委員長將 孫中山先生所著三民主義全本共十六講，每講整理為一表，使讀者一讀便知各講內容的要點，再讀便通三民主義的精義，全書以組織的系統的分解，條陳列舉，使讀者能一目了然徹三民主義全般理論，附表有「地方自治開始實行法表解」「國民政府建國大綱表解」「心理建設表解」「經濟建設表解」「社會建設表解」「軍人精神教育表解」等之網羅國家建設規模程序。讀過三民主義全本的人，再讀本書，亦可以整頓三民主義的概念，全表又甚便於暗記，故用於各學校教本，或一般考試及進學考試參考書甚為適當；（每冊定價四元）

蔣委員長指明青年成功立業之三條件：

一、要有正確的目的。二、要有高尚的思想。三、要有純潔的人格。

又再指示青年成就事業之三要目：

一、定 計 劃 二、乘 毅 力 三、重 實 行

青年應認識目前時代之偉大與機會，發揮聰明才智，為國家民族而奮鬥。是書並集錄 蔣團長對團員的訓辭，節之可親團長對於青年期待的殷切與熱熱的愛情，儒夫讀之，亦得以振臂立奮不但青年團員不可不讀之書亦一般國民必讀之書（每冊三元）